

# 善人·善書·善念

——陳江山及其《精神錄》的版本流傳與思想探源<sup>\*</sup>

柯榮三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賀箭村編纂之《古今善書大辭典》（1935 跋刊本）收錄善書書目共計 169 條。其中，著錄有「臺灣臺南州臺南市岷源陳江山」所編撰之《精神錄》（1929）。在這 169 筆書目當中，《精神錄》是唯一一本由臺籍人士「陳江山」（1881—1964，字岷源，臺南人），在日治時期以漢文著作的善書，從臺灣傳統文化研究的角度觀之，自有值得深入探討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本文首先梳理陳江山這位「篤信善道，慷慨好施」的善人生平；其次，根據目前所知見之《精神錄》的 15 種版本，勾勒其從日治時期以迄戰後數度重印、傳抄之景況；最後，考察《精神錄》內容，對於陳江山勸善思想來源進行初步探討。

**關鍵詞：**陳江山，陳岷源，精神錄，善書，蘭記書局。

---

<sup>\*</sup> 本文初稿曾於「東亞與西方：思想與相遇——漢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主辦，斗六，2014 年 5 月 30-31 日）宣讀，為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閩南文化研究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整合型計畫（D103-53002，總計畫主持人：陳益源）2014 年部分研究成果之一。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諸多寶貴意見。

**Philanthropist, morality book, and good faith:  
An analysis of thoughts and editions of the  
“*Jing Shen Lu*” and Chen Jiang-Shan**

**Ke Jung-sa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morality book*” (postscript printing edition in 1935) was compiled by He Jian-Cun, a Shannan County native from Shaanxi Province, whose date of birth and death remain unclear), is a bibliography consisted of 169 Chinese morality books included “*Jing Shen Lu*”, the only Chinese-written morality book by a Taiwanese writer named Chen Jiang-Shan (1881-1964, whose was also known as Min-Yu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aiw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e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Jing Shen Lu*” have becoming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The presenting dissertation consisted of three different parts: philanthropist, morality book, and good faith. The former section contained biographical details of Chen Jiang-Shan and his generous personality. Secondly, we explored the e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Jing Shen Lu*”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ost-war period by reviewing all 15 current versions of “*Jing Shen Lu*”. In the final part, we focused on the contents of “*Jing Shen Lu*” and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Chen Jiang-Shan regarding praising the virtues and punishing the evils.

**Key words:** Chen Jiang-Shan, Chen Min,Yuan, “*Jing Shen Lu*” ,Chinese morality book, Lan-ji Bookstore

# 前 言

善書宜珍惜，印送苦心多  
傳聞勿藏置，說與人聽好  
如敢輕棄者，必無好結果  
世間萬般事，惟善可為寶

——引自蘭記書局第六版《精神錄》封面

游子安指出，善書是「勸善書」的略稱，是規勸世人「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通俗讀物，善書的中心概念亦在於此。善書的基本思想為勸善懲惡、因果報應與修德行善的陰鷲觀念，也是儒釋道三教共通的宗教思想。現存最早的善書當推宋代成書的《太上感應篇》，其內容羅列了世人應行之善事與應戒之惡行，同時還有社會、家庭等人際關係之準則，與庶民生活和社會道德倫理密切相關。<sup>1</sup>無怪乎善書亦被認為是中國民間宗教的經典。<sup>2</sup>

賀箭村（生卒年不詳，一名信筠，陝西商南人）編纂之《古今善書大辭典》（1935 跋刊本），是目前所知中國第一本善書辭典，所收善書書目共計 169 條。<sup>3</sup>其中，著錄了一本由「臺灣臺南州臺南市岷源陳江山」所編撰之《精神錄》（1929）。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169 筆書目當中，《精神錄》是唯一一本由臺籍人士「陳江山」（1881—1964，字岷源，臺南人），在日治時期以漢文著作的善書，從臺灣傳統文化研究的角度觀之，自有值得深入探討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陳江山此人及其《精神錄》的介紹與認識，已有盧嘉興、林景淵、王見川、康豹（Paul R. Katz），以及學界對於蘭記書局的相關研究可供參考。本文首先將藉助前人研究、報刊資料，以及筆者自藏文獻，重新梳理陳江山這位「篤信善道，慷慨好施」的善人生平；其次，根據目前所知見《精神錄》的 15 種版本，勾勒其從日治時期以迄戰後數度重印、傳抄之景況；最後，考察《精神錄》內容，對於陳江山勸善思想來源進行初步探討，希望讓我們對於陳江山及其《精神錄》有更深入的認識，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 一、善人：「篤信善道，樂善好施」的陳江山

談起「陳江山」這個名字，一般會先聯想到世居屏東東港的陳江山（1899-1976，字漢崑），<sup>4</sup>這位「陳江山」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sup>1</sup>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頁 1-6。

<sup>2</sup> 酒井忠夫著，劉岳兵、孫雪梅、何英鶯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上卷，頁 1。

<sup>3</sup>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頁 1、240。書中並收錄賀箭村《古今善書大辭典》，見頁 240-95。

<sup>4</sup> 例如，研究蘭記書局頗見成績的柯喬文，便將陳江山醫師的生卒年誤繫於《精神錄》作者陳江山身上，參見柯喬文，〈漢文知識的建構：臺南州內的書局發展〉，《人文研究學報》42(1): 77。

畢業的高材生，曾遠赴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返回臺灣後於故鄉東港開設醫院懸壺濟世，1942年因涉入抗日活動（東港特高事件）遭逮捕判刑。戰後獲選為監察委員，參與籌辦高雄醫學院、中山醫專、東方工專、婦嬰護專、育英護專等教育事業，《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中收有〈陳江山先生行狀〉，<sup>5</sup>可謂臺灣近代史上的一位名人。相較之下，外界對於編著《精神錄》之陳江山的認識，不免尚有些許陌生與不足。

之所以說有些許陌生與不足，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1976年，盧嘉興〈臺灣的名園〉一文中便曾提到，陳江山約在1943年，自陳全（生卒年不詳）手中購得「歸園」（原名「下宅仔公館」，其址位於今臺南市歸仁區看西村），稍加修葺並定出「歸園十景」的風雅往事。<sup>6</sup>至於陳江山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則是其所著的《精神錄》委由蘭記書局發行，得到海內外（包括南洋地區、中國大陸）熱烈迴響，爭相捐款參與印贈，不斷再版之事。例如，1998年，林景淵在〈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文中，特闢一節介紹了「暢銷書《精神錄》」。<sup>7</sup>2009年，王見川在「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中撰寫「精神錄」辭條時，已簡要地說明《精神錄》問世以來廣泛流傳的情形與全書內容概要；嗣後，王見川在其以蘭記書局黃茂盛為主，探討1949年以前兩岸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的研究中，亦敏銳地注意到陳江山在上海「中國良心崇善會」中曾留下的身影。2014年，康豹（Paul R. Katz）在甫出版的最新研究中，亦述及了蘭記書局、黃茂盛、陳江山、《精神錄》，以及上海慈善家王震（一亭）與「中國良心崇善會」等彼此之間的關係。<sup>8</sup>凡此種種，都可見前人對於出身於臺南的陳江山及其《精神錄》，已有一定的程度的認識。以下筆者將以圍繞著蘭記書局的相關研究為基礎，更進一步地呈現陳江山的生平面貌。

1928年左右，正當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1901—1978，雲林斗六人，後徙嘉義）擴大經營進口書籍業務之際，資金需求孔急，陳江山曾與馮安德（1889—？，屏東人，日治時期任屏東長興庄庄長、協議會員，戰後任屏東縣議員，亦為地方善士）共同出資協助，<sup>9</sup>我們在黃茂盛留下的書札中，可以看出陳、黃兩人交情匪淺。<sup>10</sup>經由黃茂盛的介紹，陳江山與馮安德兩人結識主持彰化崇文社的

<sup>5</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頁185。

<sup>6</sup> 盧嘉興，〈臺灣的名園〉（原載1976年11月《幼獅月刊》第44卷第5期），收於盧嘉興自行出版不定期刊，《臺灣研究彙集》16: 32。

<sup>7</sup> 林景淵，〈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印刷人》121: 112-13。

<sup>8</sup> 王見川，〈精神錄〉，「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http://nrch.culture.tw/twpedia.php?id=4188>（擷取日期2014年11月20日）；王見川，〈國民政府來臺（1949）前兩岸的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初探：兼談蘭記書局黃茂盛的角色〉，收於臺灣新港奉天宮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編，《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1)》，頁57-67；又，Paul R. Katz（康豹），*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pp.105-07。以上王見川、Paul R. Katz等相關研究文獻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點，特申謝忱。

<sup>9</sup> 陳黃瑞珠著、陳崑堂整理，〈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故事〉，收於封德屏總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7。有關馮安德事蹟，參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324。又參見章子惠編，《臺灣時人誌》，頁122。

<sup>10</sup> 江林信，〈漢文知識的散播者——記蘭記經營者黃茂盛〉，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13-14。

黃臥松（生卒年不詳，彰化人）。崇文社為了感謝陳江山、馮安德、黃茂盛三人長期贊助崇文社運作，1934年特頒贈陳江山「明志致遠」匾；1940年頒贈黃茂盛「見義勇為」匾，頒贈馮安德「急公好義」匾，<sup>11</sup>贈匾佳話俱見載於《皇紀二千六百年彰化崇文社紀念詩集》（1940）卷首所刊陳、馮、黃三人小傳中。茲將〈陳江山先生傳〉彙錄如下：

#### 陳江山先生傳

陳江山先生，臺南人也。篤信善道，慷慨好施，曾為瑞泰合資會社出張店長於屏東，數十載殫精竭力，克盡厥職，對諸義舉無不勇為，如財團法人屏東救護院之設立，多氏之力。常慨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曾印善書贈送，以冀挽回人心，手著一書，名曰《精神錄》。自己先後印送八千二百部風行海內外，致書稱贊者三千餘通，聲明提出印刷費者其部數一萬八千八百部，合計二萬七千部，足見其感人之深，立言之功甚偉，且其贊助崇文社不惜鉅金，復為盡力鼓吹援助之力不少。該社於昭和九年甲戌孟春，特贈一匾額，文曰：「明志致遠」，即以其人之品格高超以褒之，非過譽也，如陳氏者，不愧為君子人也。<sup>12</sup>

此篇小傳，是目前所知第一份記述陳江山的生平資料。「篤信善道，樂善好施」八個字，可謂陳氏在時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陳江山任職的「瑞泰合資會社」其總店於1923年3月創立於臺北，經營米穀、砂糖、麥粉、肥料、石油等海陸物產買賣代理，<sup>13</sup>會社主要代表人許雨亭（1890—？，臺北人）被譽為「臺灣米界第一人」。<sup>14</sup>陳江山身任屏東分店店長，經商有成之餘，致力於地方慈善事業，據目前可見的紀錄，1926年2月起，陳江山多次出資委託蘭記書局（漢籍流通會）代為購買善書分贈各界。<sup>15</sup>又，有關設立「財團法人屏東救護院」之事，緣於1926年5月，陳江山與另一慈善家陳螟蛉（1882—？，屏東里港人，曾任土庫區長、里港庄協議員）、<sup>16</sup>日僧國友喜寬（生卒年不詳，日本佛教日蓮宗傳道師）共同申請將原有的「屏東街無料宿泊所」（原於1925年11月設立，貧苦無依者免費收容所）改制成「財團法人」，以謀永久事業。<sup>17</sup>不料，後來國友氏竟破戒律，犯罪詐欺被捕下獄，救護事業大受影響。1928年6月，在陳江山、陳螟蛉、葉瑞雲（生卒年不詳，屏東人）積極奔走下始得重振。<sup>18</sup>

<sup>11</sup> 蘇正全，〈蘭記編印之漢文讀本的出版與流通〉，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155-56。

<sup>12</sup> 黃臥松編，《皇紀二千六百年彰化崇文社紀念詩集》卷首，2a-2b。

<sup>13</sup> 鈴木辰三，《臺灣官民職員錄》〈臺北市〉，頁50-51。

<sup>14</sup>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75。

<sup>15</sup> 〈贈送善書〉，《臺灣日日新報》9268號，1926年2月23日第4版；〈疊贈善書〉，《臺灣日日新報》9335號，1926年5月1日第4版。

<sup>16</sup>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高雄州〉，頁22。

<sup>17</sup> 〈屏東街無料宿泊所申請財團法人〉，《臺灣日日新報》9364號，1926年5月30日4版。

<sup>18</sup> 〈屏東救護院大改革〉（錄《南報》昭和三年一月十八日），收於黃臥松編，《鳴鼓集二集》，頁21a。

另外，陳江山於 1927 年 4 月在屏東街倡設臨濟宗「佛教修養會」，目的為慎重仁義，宣講佛教真詮，冀圖佛教振興、民眾善化、會友親愛，望能涵養同人德行、啟發會員智慧。<sup>19</sup>「佛教修養會」後於 1932 年 6 月解散，所剩基金捐贈屏東東山寺（今東山禪寺，屏東市勝利里修德巷 6 號），<sup>20</sup>但「佛教修養會」會名猶存以為紀念，諸會員仍守宗旨。1934 年東山寺落成，尚留有〈佛教修養會碑文〉、〈東山禪寺碑文〉以誌其事。<sup>21</sup>

1929 年 1 月，陳江山的《精神錄》正式由嘉義蘭記圖書部發行，委託上海中西書局印刷，初版的印量為 5,000 本。1930 年 5 月，在屏東經商二十餘年的陳江山，因為瑞泰商號之營業停辦，復歸臺南原籍，屏東人士特別設宴餞別。<sup>22</sup>根據王見川的研究，約在此時陳江山因為黃茂盛的引薦，開始與上海慈善事業團體「中國良心崇善會」有所往來（按，《精神錄》的流傳與此會有關，具體往來時間及情況，詳見後文），王氏根據《崇善月報》所載，披露了日治時期黃茂盛、陳江山、馮安德等臺籍人士在上海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甚至當選為「中國良心崇善會」董事等等向為學界罕知的重要訊息。<sup>23</sup>

陳江山過世後，好友黃茂盛作有〈陳江山先生略傳〉（1964），收錄於第七版《精神錄》（1977）卷首（參見附錄 3，圖 1）：

#### 陳江山先生略傳

陳江山先生，號岷源，世居臺南市，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年〔1881〕十一月 日。天資聰穎，好學博聞，行仁由義，樂善好施。早年失怙，幼弟永森、永新，均賴匡持。民國十年〔1921〕，經商屏東，鑑及世風日下，道德淪亡，芸芸眾生，寡廉鮮恥，奸淫殺伐，橫行肆志，怒焉憂之。乃提倡修養會，圖挽既倒狂瀾，籌設救濟院，收容貧病殘廢，凡諸義舉，莫不勇為，例如彰化崇文社、上海崇善會，多承贊襄。民國十八年〔1939〕，手著《精神錄》，印送海內外，再版七次，計達五萬餘部，庶幾潛移默化，裨益世道人心，厥功甚偉。方期仁者長壽，造福人群，詎意二豎相侵，一病不起，卒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 月 日，享壽八十又三。哲嗣紹熙，畢業上海中醫學院，懸壺濟世，活人無數；次郎紹晃，學步陶朱，宏圖大振；孫男蘭曜、蘭榮、蘭輝等，亦皆長成，服務社會，知名一時。尤可敬

<sup>19</sup> 〈佛教修養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9627 號，1927 年 2 月 17 日 4 版。

<sup>20</sup> 〈屏東佛教修養會許可期間已滿〉，《臺灣日日新報》11572 號，1932 年 6 月 27 日 12 版。

<sup>21</sup> 據〈佛教修養會碑文〉（1934）所鑄，佛教修養會有名譽會員陳江山等 7 人；特別會員盧超偉等 23 人；正會員羅鴻基等 40 人；通常會員陳和尚等 25 人；優待會員莊氏玉等 43 人；佛教修養會會長為葉瑞雲。另據〈東山禪寺碑文〉（1934）所記，寺名「東山」乃照陳江山所倡議，取「六祖大開東山法門；且寺地之東有山，如屏地號『屏東』以『東山』為名，兩得其義」。陳詮淨，〈佛教修養會碑文〉，收於鄭喜夫、陳文達、莊世宗編，《日據時期臺灣碑文集》，頁 191；陳詮淨，〈東山禪寺碑文〉，收於同前揭書，頁 187。

<sup>22</sup> 〈會事〉，《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10795 號，1930 年 5 月 6 日 4 版。

<sup>23</sup> 王見川，〈國民政府來臺（1949）前兩岸的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初探：兼談蘭記書局黃茂盛的角色〉，收於《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1）》，頁 65。此項參考文獻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點，特申謝忱。

者，令媛菜根小姐，孝女也，因感雙親體弱多病，矢志不嫁，晨夕侍奉，五十餘年如一日，未改初衷。江山先生作〈壽世寶詩〉云：「人生百行孝為先，志節當如白壁堅，貞孝雙全修善道，功成行滿可朝天。」始所以嘉其孝女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明世警瞶，垂訓千古。嗚呼！先生繼起有人，蘭桂騰芳，推原尋繹，為善善報也。盛荷青睞，忘年訂交垂四十載，先生行狀知之甚稔，爰述梗概，以示景仰云爾。

黃茂盛謹譔

民國甲辰〔1964〕仲夏

蘭記書局印行之第七版《精神錄》卷首附有題為「陳江山遺照」之圖（圖2）及黃茂盛〈陳江山先生略傳〉一文，頗具參考價值，可惜過去幾乎未見有研究者述及。<sup>24</sup>〈陳江山先生略傳〉文中提供不少重要資訊，例如具體紀錄陳江山生卒年（1881—1964）；又據此文可知陳江山後人概況，其長子陳紹熙從醫，次子陳紹晃經商，復有女陳菜根，侍奉雙親之孝行，其心可感。陳江山與黃茂盛兩人相差20歲，自1926年前後開始，因託購致贈善書之事而締結善緣，確實堪稱「忘年訂交垂四十載」，經此披露黃茂盛為陳江山所撰此篇行述，除了幫助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陳江山生平事蹟，更可從中感受黃氏緬懷故友的相知相惜之意。

經由上述考察可知，「篤信善道，樂善好施」的陳江山著作《精神錄》，正與他投身社會慈善事業的熱情相輔相成，陳氏不僅著書力圖匡救世道，還充分實踐《精神錄》中所提倡的善行義舉。

## 二、善書：《精神錄》的版本與流傳

本節將依筆者蒐購度藏、前人相關研究以及日治時期報刊等史料文獻，整理說明《精神錄》成書以來的刊印狀況與流傳範圍。

### （一）《精神錄》的版本

筆者根據自身蒐集蘭記書局發行（初版、二版、三版增刷本，五版至八版）以及坊間自行翻印之《精神錄》，再參考楊永智及其他私家藏本與相關著錄，共得《精神錄》知見版本合計15種（按，蘭記書局本中有3種、非蘭記書局本中有2種，筆者尚未見原書），<sup>25</sup>參見附錄1。

《精神錄》自成書以來究竟的總印本數究竟有多少本呢？楊永智曾據其自

<sup>24</sup> 收藏蘭記書局文獻甚夥的楊永智，亦自言僅「掌握《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參見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5—1954）上的軌跡〉，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130-31。

<sup>25</sup> 筆者已掌握者，計有蘭記書局本7種，非蘭記書局之翻印本3種。其中，蘭記書局印行第三版增刷《精神錄》，係根據王見川等主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一輯（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25冊中所收者，頁486-631，此本筆者原誤判為蘭記書局本第四版，經匿名審查人指出應屬第三版增刷本，特申謝忱。又，非蘭記書局本中所寓目者，「太陽城版」為臺南市立圖書館安平分館藏本，「袖珍本」、「東田本」為筆者自藏。

藏蘭記書局印行之《精神錄》（初版至第五版）撰文表示：

筆者掌握《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實際上刊印的數量當然不僅如此，甚至在民國 88 年〔1999〕第九版發行 5,000 部時，連同先前估算高達 62,600 本，若說是「蘭記書局」銷售量的榜首，當之無愧。<sup>26</sup>

引文中楊氏表示他自己僅「掌握《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不過卻又有「民國 88 年〔1999〕第九版發行 5,000 部時」之語，可惜的是該文並未交代關於「《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以後各版本的資料來源，但既然能清楚寫出蘭記書局第九版《精神錄》印行時間，筆者相信其說必有根據。事實上，在蘭記書局發行版本中，若將「第三版增副本」列入計算範圍，其印量數當為 68,400（即 62,600 再加 5,800）本。進一步來看，尚有楊氏未述及而筆者寓目之「太陽城本」、「袖珍本」、「東田本」等非蘭記書局出版的翻印本，以及「萬國道德會本 a」、「萬國道德會本 b」等等這些蘭記書局以外的翻印本，雖然無法完全統計其印本總數，但想必各自的印量亦皆在千本以上，是以《精神錄》自成書以來的印本總量，必然還要遠遠高於 68,400 之數不知凡幾。

就蘭記書局本的版本概況來看，《精神錄》自第二版起的印刷所從原本「中西書局」轉移到「千頃堂書局」這項變動亦值得一談。<sup>27</sup>根據王見川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1886-1941）擔任扶乩團體「盛德壇」的「壇董」，該壇又以中華書局的幾位重要經營管理者為核心，組織了「上海靈學會」。1918 年，靈學會藉由中華書局出版機關刊物《靈學叢誌》。中華書局本身則自 1920 年起，開始代人或團體印發善書，更在 1922 年有鑑於「晚近道德淪亡，世事日非，欲挽此頹風」，進而組織「中華書局同人進德會，發行《進德月刊》」。1920 年代，《靈學叢誌》便藉由中華書局的銷售網絡以及函贈寄送，引起社會廣泛注意。<sup>28</sup>蘭記書局本《精神錄》從第二版起改由千頃堂書局承印，似乎可以讓人聯想到黃茂盛是否有意透過更改印刷所，透過不同的銷售管道，為陳江山開擴《精神錄》的流通範圍。

然而，就筆者目前所見，約在 1927 年前後，蘭記書局與中西書局便有密切合作；<sup>29</sup>至於千頃堂書局，根據蘭記書局第二代負責人黃陳瑞珠女士（1933-2004，黃茂盛次媳）的說法，黃茂盛從 1926 年起，為了提高印刷品質，開始將書稿寄

<sup>26</sup> 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5～1954）上的軌跡〉，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130-31。

<sup>27</sup> 蘭記書局本《精神錄》由中西書局轉移到千頃堂書局的問題，係由匿名審查委員提醒筆者須思考之問題，特申謝忱。

<sup>28</sup> 王見川，〈陸費逵與「盛德壇」、「靈學會」：兼談民初上海的靈學風潮〉，收於《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3）：「人物」專輯》，頁 79。

<sup>29</sup> 例如，由黃臥松編輯的《崇文社文集》卷 2 的版權頁中，蘭記圖書部名列為「總發行所」，卷末附有一幀蘭記圖書部的廣告書單云：「……特約上海中西書局出版各種書籍暨一般參考書……備有詳細書目，函索即奉。」



往上海的中正書局、千頃堂書局印製。<sup>30</sup>由此觀之，《精神錄》自第二版起改由千頃堂書局承印，或許亦是黃茂盛考量印刷的品質、成本後所做的更動，主要的考量未必是千頃堂書局的經銷網絡。

事實上，若就前述《靈學叢誌》透過中華書局銷售網絡而廣為流傳的關係來看，對《精神錄》而言，蘭記書局較類似於中華書局的角色，《精神錄》不僅透過蘭記書局在善書界和出版界的流通網絡廣為傳播，<sup>31</sup>報刊上亦可見相關的新聞報導；若論及《精神錄》在中國各省的流通，還不得不提陳江山在黃茂盛的介紹下，參與上海「中國良心崇善會」慈善活動帶來的影響，例如《精神錄》第四版便是以中國良心崇善會為發行人。下文筆者便將從《臺灣日日新報》上有關蘭記書局的相關報導，以及與「中國良心崇善會」與《崇善月報》所見，討論有關《精神錄》的流傳情形。

## （二）《精神錄》的流傳

作為善書的《精神錄》在刊印之初，編著者陳江山即希望能以贈送方式分送各界。《精神錄》初版刊行約三個月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有報導云：

### 善書《精神錄》出版贈呈

臺南市陳江山氏，曩設屏東救護院，收容貧病者，為之施療。又組織佛教修養會，感化人心，者番復自編輯《精神錄》一書，捐資印刷五千部，贈呈各界。該書寄託嘉義西門外蘭記圖書部，代為分送，希望者，須附郵費二錢，向蘭記函索，立刻寄呈。<sup>32</sup>

除了主動寄出《精神錄》以外，在此報紙新聞發佈之後，想必當能讓更多民眾知

<sup>30</sup> 辛廣偉曾經引述黃陳瑞珠女士的說法云：「……為提高印刷質量，從 1926 年起，蘭記將書稿送往上海正中書局、千頃堂書局等製版印刷」，參見辛廣偉，《臺灣出版史》，頁 18。按，辛氏著作中所謂「正中書局」恐有誤植，或應作「中正書局」為是，因為正中書局係 1931 年 10 月始由陳立夫（1900-2001）在南京創辦，1935 年 8 月才首先於上海設置書本批發處（參見「正中書局簡介」，網址：

[http://www.ccbc.com.tw/ccbc\\_group/about\\_01.php](http://www.ccbc.com.tw/ccbc_group/about_01.php)（擷取日期 2015 年 1 月 21 日。又，蘭記書局著名的《初學必須漢文讀本》（1935 年 10 月十版）、《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皆是委請當時位於上海山東路的「中正書局」承印。

<sup>31</sup> 例如，林景淵引用過一份來自「福建福清小橋街大成行」，署名「陳常堅」者訂購 200 冊《精神錄》的函件，陳常堅在信中提到他所見《精神錄》係由位於上海的「宏大善書社贈來」，林景淵，〈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印刷人》121: 113。根據楊永智的研究，蘭記書局至少承銷過上海宏大善書社刊印的《閨室燈註解》、《青年必讀》、《三生石》等 3 種書籍（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5—1954）上的軌跡〉，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103），蘭記書局藉助與其有圖書經銷合作關係的宏大善書社代為發送《精神錄》是可以想見的事。另一個例子是日治時期由高雄意誠堂同善社扶鸞著作的善書《齊家準繩》、《警鐘醒夢》，亦是透過蘭記書局在善書界及出版界的網絡而廣為流通，王見川，〈略論陳中和家族的宗教信仰與勸善活動〉，收於王見川、李世偉編著，《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頁 131。

<sup>32</sup>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10408 號，1929 年 4 月 11 日 4 版。

道只要負擔「郵費二錢」，即可向嘉義蘭記書局函索《精神錄》閱讀，對於《精神錄》這部善書之流傳當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令人意外的是，《精神錄》流傳範圍並不僅限於臺灣，更遍及海外。1930年2月5日，在《精神錄》行將再版付梓之前，《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刊出一則報導：

#### 善書再版

臺南市入船町一丁目陳江山氏手著善書《精神錄》一部，客歲夏間，曾託嘉義蘭記圖書部，代向滬上印刷五千部，分贈各處，一時風行，遠至爪哇、暹羅〔暹〕；閩、浙各地善堂，均來索取，未幾殆盡。者番氏擬再版，而一般善士志願出資印送對氏聲明者，頗多其人，亦可謂「當仁不讓」也。<sup>33</sup>

由此報導可知，陳江山交付蘭記書局，委由上海印刷的《精神錄》在初版刊行後，旋即吸引了南洋（爪哇、暹羅）及中國大陸（閩、浙）等地讀者來函索取，以致初版五千部「未幾殆盡」，故有再版的打算。《精神錄》再版之議，獲得了諸多善士的響應與支持。

《精神錄》廣受歡迎的程度，從陳文石（生卒年不詳，號沙虬，澎湖人）〈精神錄重刊序〉中亦可見一斑：

……臺南陳江山先生，有心人也，慨今日世道之離奇，人心之虛偽，思有以矯其非、救其弊，特著《精神錄》，以為當世之末俗勸，言近指遠，誠有益之文字也。往歲既自刊贈五千部以行世，閱未數月，已風行島內外，足見寶善之在人心，古今若一。近因索閱既多，部數將罄，嘉義蘭記圖書部主人黃茂盛氏，有鑒於此，欲為再版二千部，陳江山先生則加刊千部，更得馬朝和等諸同志合印八千部，以便廣為傳播。……今將付重印，由黃茂盛氏向予索序……。

庚午人日沙虬序於羅山石室書齋<sup>34</sup>

所謂「風行島內外」，一如前引《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已知至少有「爪哇、暹羅；閩、浙各地善堂」。蘭記書局負責人黃茂盛在為《精神錄》所撰〈書後〉文中則直言：

臺南陳江山先生，著《精神錄》一書，行世以來，未及周星，而索閱者已達三千餘人，居島內者固勿論，更有遠自南洋暹邏、英領之香港、中國之安徽、湖南、江蘇、上海、汕頭、廈門等處，亦有函索之者，……。

<sup>33</sup> 《臺灣日日新報》10706號，1930年2月5日4版。

<sup>34</sup> 沙虬（陳文石），〈精神錄重刊序〉，收於陳江山，再版《精神錄》（1930年7月），頁2a-2b。按，本篇序文初載於蘭記書局刊行之再版《精神錄》，惟據筆者所見，最遲自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年12月）起，本篇序文刪去「由黃茂盛氏向予索序」一句。

因初版五千部，行將告罄……余擬自行重印二千部，……事被陳氏所聞，喜曰：「不意譾陋拙集，竟得受人過愛若是，豈取用意之善，而忘文字之粗陋者乎？誠不負鄙人編輯之苦心矣，願再添印千冊，交上海崇善會以分發於滬地人士之索覽者。」後更有馬君朝和等諸同志，熱心合印七千部……。

昭和五年歲次庚午一月 黃茂盛識<sup>35</sup>

可見暹羅（泰國）、香港、安徽、湖南、江蘇、上海、汕頭、廈門等地，皆有流傳。我們在《精神錄》所附〈精神錄來函摘要〉，便可以看到眾多的來函與迴響，臺灣以外的地區包括「暹羅曼谷嵩／林景瑞」、「爪哇三寶壠／黃受」、「山西工兵第七營／強全福」、「江蘇南通縣源通錢莊／蔣伯源」、「揚州邵伯永安鎮尊倉分會／王惠民」、「南昌／楊典臣」、「江蘇江都真武廟／吳配天」、<sup>36</sup>「中國良心崇善會／胡篤周」、<sup>37</sup>「甘肅蘭州／宋棣生」等。<sup>38</sup>復再根據賀箭村《古今善書大辭典》中〈贈助善書記〉，賀氏自敘所見《精神錄》係 1934 年受贈於「廣東松口新鋪鍾璧良」，前後共計兩冊。<sup>39</sup>經考察後發現，鍾璧良（家名「少四」，約歿於 1950 年代後）為廣東蕉嶺縣新鋪鎮靄嶺村「三聖殿」最後一任住持。按，三聖殿約倡建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左右，左祀關聖帝君、中祀文昌梓潼帝君、右祀呂純陽孚佑帝君，平日誦經之外還兼行乩筆與做「拜斗」儀式，廟毀於 1960 年代。<sup>40</sup>

由此可見，《精神錄》成書以來的流傳範圍，至少包括了中國各省的福建（廈門）、廣東（香港、汕頭、蕉嶺）、江蘇（南通、揚州）、浙江（上海）、江西（南昌）、山西、湖南、安徽、甘肅（蘭州），以及海外的泰國（曼谷）、印尼（爪哇三寶壠）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錄》在海外之流傳，位於上海的「中國良心崇善會」（下簡稱「崇善會」）<sup>41</sup>實具有推波助瀾之功。最直接的例證，是我們可以從再

<sup>35</sup> 黃茂盛，〈書後〉，收於陳江山，再版《精神錄》（1930 年 7 月），頁 48a-48b。按，本篇〈書後〉據筆者所見，最遲在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 年 12 月）中「熱心合印七千部」一語改為「熱心合印八千部」；「昭和五年歲次庚午一月」改為「庚午春正月」。

<sup>36</sup> 以上來函見於再版《精神錄》（1930 年 7 月）卷末〈精神錄來函摘要〉，頁 1a-6a。

<sup>37</sup> 本件來函見於三版增刷《精神錄》（1937 年 2 月）卷末〈精神錄來函摘要〉，頁 56a-56b。

<sup>38</sup> 本件來函見於六版《精神錄》（1961 年 12 月）卷末〈精神錄來函摘要〉，頁 52a。

<sup>39</sup> 賀箭村，〈贈助善書記〉，收於賀箭村，《古今善書大辭典》（1935 跋刊本），見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頁 244、273。

<sup>40</sup> 林清水，〈蕉嶺縣新鋪鎮徐溪鎮民俗〉，收於房學嘉主編，《梅州河源地區的村落文化》，頁 231、261-64。

<sup>41</sup> 該會最初名為「上海良心崇善會」，1929 年起改稱「中國良心崇善會」，參見〈崇善會啟事〉，《崇善月報》第 56 期（上海良心崇善會，1929 年 2 月〔陰曆正月〕），頁 1。成立時間為「古曆甲子年五月三十日」（1924 年 7 月 1 日），最初組織成員以宦炳森、胡篤周、孫保連、程文清為發起人，王震為會長，余魯卿為會董，參見喟儂（談喟儂），〈本會一年之經過〉，《崇善月報》第 17 期（上海良心崇善會，1925 年 7 月〔陰曆六月〕），頁 9-10。發行之機關刊物最初名為《崇善半月刊》，自第 9 期起改名為《崇善報》，仍為半月出刊，第 11 期起改為月刊《崇善月報》，參見楊叔和，〈非我所料之崇善報〉，《崇善月報》第 16 期（上海良心崇善會，1925 年 6 月〔陰曆五月〕），頁 10-11。又，《崇善半月刊》、《崇善報》、《崇善月報》原出版者為「上海良心崇善會」，自第 57 期（1929 年 3 月〔陰曆二月〕）起，改為「中國良心崇善會」，為免繁瑣，

版《精神錄》正文前新增〈介紹中國良心崇善會〉一則短文觀察到兩者的關係至為密切，文中特別介紹該會發行《崇善月報》（每月1冊，全年11冊，只收印費五角），<sup>42</sup>頗有鼓勵臺灣讀者訂閱的意味；又，從再版《精神錄》開始，卷首新增崇善會會長王震（1867—1938，字一亭，浙江吳興人）<sup>43</sup>所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題辭，<sup>44</sup>以及該會重要成員丁健康（1882—？，字壽岩，江蘇阜寧人，歷任崇善會會董、副會長）〈精神錄序〉（1929）一篇，<sup>45</sup>亦是《精神錄》獲得崇善會支持的證明。復如前引黃茂盛所撰〈書後〉一文中所記，陳江山自己甚至曾表示「願再添印千冊，交上海崇善會以分發於滬地人士之索覽者」。<sup>46</sup>就目前筆者所見，第三版增刷本《精神錄》曾刊出《崇善月報》主編胡篤周<sup>47</sup>（生卒年不詳，安徽人）來函表示：

茲懇者：甘肅宋棣生君親來敝會面索《精神錄》四十冊，奈敝會所存已送完，故允代請尊處賜寄，承其二元呈作郵資，祈直接寄到甘肅蘭州省東關關德泰益董文廷先生收轉，即頌。

中國良心崇善會胡篤周上<sup>48</sup>

來自甘肅的宋棣生（生卒年不詳）經由崇善會協助，果然收到了《精神錄》，嗣後還特別來函致謝，來函見載於第六版《精神錄》。<sup>49</sup>

---

以下引用時不再一一註明出版者。

<sup>42</sup> 按，據筆者所見，最遲在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年12月）中卷首所錄該則短文中，《崇善月報》印費已從「五角」改為「一元」。

<sup>43</sup> 王震為清末民初年政商界聞人，以上生平概要參見康豹（Paul R. Katz），〈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收於巫仁恕、林美莉、康豹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頁275-96。

<sup>44</sup> 除此之外，王震有感於黃茂盛熱心公益，尚曾手書「為善最樂」四字贈與黃茂盛，參見開明（錢季寅），〈臺灣人士之熱心公益〉，《崇善月報》第64期（1929年10月[陰曆九月]），頁52-53。

<sup>45</sup> 陳江山，再版《精神錄》（1930年7月），王震題辭刊於扉頁後，署「吳興王震敬書」，丁健康〈精神錄序〉載頁3a-4a，這篇序文首見刊載於《崇善月報》第64期（1929年10月[陰曆九月]），頁7-8。按，最遲自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年12月）開始，另又新增王震〈精神錄序〉一篇置於卷首。

<sup>46</sup> 黃茂盛，〈書後〉，收於陳江山，再版《精神錄》（1930年7月），頁48a-48b。

<sup>47</sup> 胡篤周長期擔任《崇善月報》主編，被譽為「崇善報的靈魂」，參見靖亞（朱景亞），〈崇善報的靈魂〉，《崇善月報》第28期（1926年6月[陰曆五月]），頁9-10。1925年秋曾因堅持編輯理念，短暫脫離崇善會，1926年初始又入會主持編務，參見〈胡篤周啟事〉，《崇善月報》第26期（1926年4月[陰曆三月]），頁1。

<sup>48</sup> 陳江山，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年12月），頁56a。

<sup>49</sup> 函云：「蒙自臺灣惠下《精神錄》十部，敝處天涯一方，雲山萬里，惟以望風拜領，感謝不已。甘肅蘭州宋棣生」，收於陳江山，六版《精神錄》（1961年12月），頁52a。按，包括第五版《精神錄》在內之前所刊之〈精神錄來函摘要〉，原可見有「車路墘／江家錦」一件來函，惟自第六版後卻不知何故，挖去江家錦來函，改置「甘肅蘭州／宋棣生」來函。江家錦（1897—1992）任職於仁德糖廠，自學有成，為著名的臺灣文獻研究前輩，擅長風水、擇日等與宗教民俗事務（參見葉春榮解說，陳春木相片提供，《臺灣史料研究》第5期〈封面故事〉[位於封面裡]），曾受聘擔任臺南市文獻委員，並參與纂修《臺南縣志稿》、《臺南縣志》工作，在考古、人類學、民俗、宗教等領域皆有造詣，發表10餘篇學術論文，散見於《臺南文化》、《南瀛文化》、《臺北文物》、《文史薈刊》、《臺灣風物》等刊物。

《精神錄》上又刊有如楊典臣（生卒年不詳，江西南昌人）來函中謂：

《精神錄》由上海宦炳森善士轉贈二冊，足徵先生好善，刊贈是書，俾閱者讀其文，並愛其字，且字文淺顯，無論何人，閱之明晰，有益非淺。

南昌楊典臣<sup>50</sup>

就筆者所見，楊典臣曾與一代高僧印光大師（1862—1940）有過書信往還，<sup>51</sup>本身屬於《崇善月報》的不定期供稿者，最晚在1929年已經名列於「《崇善報》義務撰述員芳名錄」之上，<sup>52</sup>另有20餘篇著作，散見於《宏善彙報》、《覺有情半月刊》、《弘化月刊》、《佛學半月刊》等1930、40年代的佛教期刊。<sup>53</sup>楊氏來函中提到轉贈《精神錄》的宦炳森（1888—？，江蘇丹徒人），為崇善會最初發起人之一，係該會組織運作之核心成員（歷任總理、理事等職），1931年4月一度因病而暫時辭去會務工作。<sup>54</sup>曾提供《好生救劫篇》等作，<sup>55</sup>以供李圓淨（1900—1952，本名「李榮祥」，別號「圓晉」，又署「無相」，廣東人）選編《重編醒世千家詩》參考之用，<sup>56</sup>宦氏與當時佛教界人士多有往來的情形可見一斑。

承上所述可知，無論是胡篤周協助宋棣生索書，或是宦炳森主動寄書贈予楊典臣，《精神錄》流通皆與崇善會有關。筆者在王見川研究基礎上，<sup>57</sup>再進一步查考《崇善月報》發現，1929年3月，黃茂盛介紹陳江山在內的8位臺灣人士

<sup>50</sup> 陳江山，再版《精神錄》（1930年7月），卷末頁5b-6a。

<sup>51</sup> 釋印光，〈復楊典臣居士書〉，收於《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卷2，頁520-22。

<sup>52</sup> 〈《崇善報》義務撰述員芳名錄〉，《崇善月報》第62期（1929年8月[陰曆七月]），頁1。

<sup>53</sup> 概有《宏善彙報》第7期（廈門：宏善彙報社，1935年10月）〈勸孝冰言〉、第9期（1935年12月）〈一墨之感想〉，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52卷，頁123、166。《覺有情半月刊》第6期（上海：覺有情半月刊社，1939年12月）〈古劍閣憶語：朝山心願何日償〉、第17期（1940年6月）〈暗滴思親淚〉，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61卷，頁21、72；《弘化月刊》第42期（上海：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辦事處，1944年12月）〈追念靈巖大師應遵遺教〉，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69卷，頁345-46；《弘化月刊》第66期（1946年12月）〈海雲寺為五台山下院記〉，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70卷，頁80。《佛學半月刊》第191期（上海：佛學書局，1939年10月）〈觀音菩薩靈感記〉，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55卷，頁101-02；《佛學半月刊》第215期（1940年10月）〈壽弘一大師詩〉，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65卷，頁77等等。

<sup>54</sup> 胡篤周，〈宦炳森君之史略〉，《崇善月報》第79期（1931年4月）卷首。又，胡篤周、錢季寅、盧逸雲，〈中國良心崇善會執行人重要啟事〉，同前揭。

<sup>55</sup> 無相學人（尤惜陰），〈重編醒世千家詩刊布因緣〉，收於晦齋學人創輯、李圓淨重編，《重編醒世千家詩》卷末。

<sup>56</sup> 李圓淨為皈依印光大師的在家居士，曾協助籌辦蘇州弘化社，弘揚淨土法門，贊助刊印大藏經，提倡「各宗並弘，指歸淨土」，著有《佛法導論》、《護生痛言》、《大乘起信論指要》；編有《印光法師嘉言錄》等，參見蔡惠明，〈關於李圓淨居士略述〉，《內明雜誌》249: 26-29。另又參見朱顯因，〈宣揚戒定精進門，通達甚深微妙法——弘一法師與《醒世千家詩》〉，李叔同紀念館編，《蓮館弘譚》電子版第9期，網址：

<http://www.phlslst.cn/lianguanhongtan/show.php?wenzhang=20131016150349>（擷取日期2014年7月31日）。

<sup>57</sup> 王見川，〈國民政府來臺（1949）前兩岸的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初探：兼談蘭記書局黃茂盛的角色〉，收於《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1）》，頁64-65。

成為《崇善月報》的讀者，此時《崇善月報》也開始出現有位於「暹羅、菲律賓、日本」等海外地區「遠處閱報員」的紀錄。<sup>58</sup>1929年5月該刊首度登載寄送《精神錄》的訊息。<sup>59</sup>黃茂盛、陳江山由於大力支持崇善會的救濟、慈善活動，於1929年10月正式被列為崇善會「會董」之職。<sup>60</sup>最晚從1931年3月開始，《崇善月報》於封面右上增加一行小字標示「國外經理處：臺灣嘉義蘭記圖書部」。<sup>61</sup>1934年11月，以崇善會作為發行者，刊行了《精神錄》第四版5,800本，不久之後黃茂盛、陳江山又另外「慨贈《精神錄》三千部」予該會，<sup>62</sup>《崇善月報》特別刊出啟事惠告讀者，「祇要寄郵費一分到上海外灘大碼頭二百七十四號本會發行處收，當即照寄一冊」，<sup>63</sup>黃茂盛、陳江山與崇善會在1930前後這幾年之間互動密切，關係不言可喻。

崇善會因為助印《精神錄》(第四版)，再加上藉由《崇善月報》擔任發佈訊息與介紹，該會成為發送的平臺，無形之間促使更多人主動函索《精神錄》，這清楚說明了崇善會的慈善事業網絡對於幫助《精神錄》在中國各省及海外地區之流通，無疑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

### 三、善念：《精神錄》的內容及思想探源

《精神錄》在初版時的目次僅以(1)至(36)數字編次，並未冠以章名；迨及再版之後的各版本，乃由陳江山自行釐定為36章(目次及內容提要，參見附錄2)。大抵而言，全書所討論者，涉及天理人心、倫常大道、修身治世、求用錢財、戒淫保生、宗教鬼神、因緣果報等層面。在蘭記圖書部印行之初版《精神錄》卷首，原有陳江山自撰〈敘言〉一篇：

#### 敘言

竊為道德者，人生之大本也，參天地而不朽，歷今古而常存，為聖賢

<sup>58</sup> 黃茂盛介紹的8人為：馮安德、陳江山、王友竹、黃臥松、賴子清、張淑子、張會、吳天送，〈會員介紹閱報善士芳名錄〉，《崇善月報》第57期(1929年3月[陰曆二月])，頁44。該期首度載有「……承蒙各地會員介紹遠處閱報員及暹羅、菲律賓〔按，原文作「濱」〕、日本……仍請多多介紹，功德無量」等海外讀者之所在地，同前揭。又，1929年11月，「遠處閱報員」的範圍列入「臺灣」(〈會員介紹閱報善士芳名錄〉，《崇善月報》第65期，頁55)；1931年4月，「遠處閱報員」的範圍擴及「南洋群島」(〈會員介紹閱報善士芳名錄〉，《崇善月報》第78期，頁43)。

<sup>59</sup> 開明(錢季寅)，〈贈送精神錄〉，《崇善月報》第59期(1929年5月[陰曆四月])，頁36。

<sup>60</sup> 〈本會職員一覽表〉，《崇善月報》第64期(1929年10月[陰曆九月])，頁57。按，根據王見川的研究，名列為崇善會會董之職的臺灣人士尚有馮安德(王見川，〈國民政府來臺(1949)前兩岸的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初探：兼談蘭記書局黃茂盛的角色〉，收於《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1)》，頁63-64)，馮安德列為崇善會會董的確切時間經筆者所見略晚於陳、黃二人，至遲當在1930年3月左右(〈本會職員一覽表〉，《崇善月報》第69期，頁61)。

<sup>61</sup> 《崇善月報》第78期(1931年3月)封面。

<sup>62</sup> 按，由於1934年4月蘭記書局本《精神錄》第三版僅刊印1,500本，黃、陳慨贈的3,000本，可能正是三版增刷的5,800本的其中一部份。

<sup>63</sup> 〈贈送精神錄以及各種善書〉，《崇善月報》第112期(1935年3月)，頁38。

為仙佛，其惟道德乎。人無道德，則不成人；心無道德，則失良心。道德之盛衰，關乎人心之善惡、風俗之薰蕕、世教之興替，此必然之理也。夫人之性本善，乃世情澆薄，人心險惡，廉恥喪盡，道德淪亡，此豈天性哉？由涉世之初，不先以善教引導，相沿相習，久而化之為惡，古訓典型，漠然無所關懷，噫可畏哉！余素無才德，有念及此，不揣固陋，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編輯成書。固知淺陋無文，不免貽譏大雅，而一片熱誠，無非欲挽人心，同歸於正，咸知道德之尊重，譬如日月雖明，難照覆盆之物，各自省悟為幸。余虛度光陰，愧無善狀，沉潛思玩，數載因循，深以為憾。今幸編成，爰付梨棗，刊贈大方仁人，得以廣傳於世，垂諸久遠，是余所深望也，是為敘。

歲在戊辰季春之望書於南屏之間

岷源氏謹誌<sup>64</sup>

可見《精神錄》的主旨在於挽救人心，振興道德，陳江山有鑑於世風日下，先賢之典範言行早已被拋諸腦後，遂「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編輯成書」，<sup>65</sup>是以《精神錄》之編成，實為陳氏汲取「古哲嘉言懿行、聖經賢傳，加以己意，推陳出新」而來。<sup>66</sup>下文且以筆者在《精神錄》中所見，考察陳江山所謂之「古哲嘉言懿行、聖經賢傳」、「古訓」、「俚詞」等，一窺陳氏勸善思想的來歷。

觀乎《精神錄》的文字，我們很快便能發現其中有不少摘取或化用儒教（家）經典的影子，<sup>67</sup>例如開篇第一章〈維天之命〉便有：

……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四時有序，萬物咸寧，悠悠久久，巧妙無窮，如此者真天地之大教化，不可思議之大功德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頁 1a）<sup>68</sup>

<sup>64</sup> 陳江山，〈敘言〉，收於陳江山，初版《精神錄》（1929年1月）卷首，1a-1b。按，本篇敘言於再版《精神錄》中另有增刪改動，「道德之盛衰，關乎人心之善惡」兩句改作「是道德之盛衰，有關於人心之善惡」；「相沿相習」一句改作「相習相沿」；「余素無才德，有念及此，沉潛默玩，數載因循，不揣固陋，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編輯成書」一段，改作「余虛度光陰，素無才德，有念及此，沉潛默玩，數載因循，不揣固陋，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編輯成書」；「咸知道德之尊重，譬如日月雖明，難照覆盆之物，各自省悟為幸。余虛度光陰，愧無善狀，沉潛思玩，數載因循，深以為憾」一段，刪改作「庶可咸知道德之尊重」；「是余所深望也」一句改作「余所深望也」；「岷源氏謹誌」署名改作「岷源陳江山謹誌」。惟最遲自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年12月）起，不知何故移除了陳江山此篇敘言。

<sup>65</sup> 陳江山，〈敘言〉，收於陳江山，初版《精神錄》（1929年1月）卷首，1a-1b。

<sup>66</sup> 丁健康，〈精神錄序〉，收於陳江山，再版《精神錄》（1930年7月），頁3a。

<sup>67</sup> 陳江山將「儒家」視為「儒教」，可從第八章〈教之以道〉中看出：「今天下所謂宗教者，以為冥冥中有神靈之主宰也……若儒教以仁義道德為本，治國平天下，現世人道之教也」，陳江山，初版《精神錄》（1929年1月），頁15a。

<sup>68</sup> 以下《精神錄》引文皆出自蘭記書局初版本（1929年1月），為免繁瑣，逕於引文中標示頁碼，不再出注，特此說明。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為《中庸》引《詩經》之句，<sup>69</sup>惟《精神錄》中並未註明出處。該章之後另有：

……天之心，即天之理；天之理，即人之良心；心之良，即天良也，人而昧其良心，即所謂無天良也。無天良，枉其為人，是以為人者，不可失其本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誠可哀哉！」（頁 1b）

前半段頗有陽明心學「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的意味，<sup>70</sup>後半段「孟子曰」云云，概由《孟子》〈告子上〉而來。<sup>71</sup>

再如第三章〈終身之寶〉有云：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義。寧死不失節，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當舍生而取義者也」。男貴乎義，女貴乎節，不義不節，何以為人。（頁 6a）

眾所周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義」脫胎於《論語》〈衛靈公第十五〉；<sup>72</sup>「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摘錄自《論語》〈子罕第九〉；「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則是《孟子》〈告子上〉的名言。

《精神錄》中帶有佛教色彩者，可以第六章〈修身為本〉述及者為例：

……若徒擁厚資，拔一毛而不為，只有己而不知有人，孽孽苛求，刻刻不休，如此者恐無以善其後也。佛經云：「萬般帶不去，惟有孽隨身」。勿以福薄而刻薄，勿以福厚而折福。（頁 11b）

「萬般帶不去，惟有孽隨身」之語，追溯其源，本出於南宋王日休（？—1173，安徽人）《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三：

……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sup>69</sup> 鄭玄注、陸德明音義、阮元校勘，《禮記注疏》〈中庸第三十一〉，頁 897。

<sup>70</sup> 《傳習錄》卷中〈答顧東橋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參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172。又，清代「槐軒學派」開創者劉沅（1768—1855，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下學梯航》中，對於天理人心的闡釋，早已有類似於《精神錄》此處之說：「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為心之良，即所云『天命之謂性』也。性字從卜從生，是人得天中正之心。天之理即天之心，太極也，誠也，人得此理為性」，劉沅，《下學梯航》〈天理良心〉，收於胡新農等編，《槐軒全書》第 10 冊，頁 4007。

<sup>71</sup> 趙岐注、孫奭疏、阮元校勘，《孟子注疏解經》卷 11〈告子上〉，頁 202，原作：「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sup>72</sup> 何晏集解、邢昺疏、阮元校勘，《論語注疏解經》卷 15〈衛靈公第十五〉，頁 138，原作：「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予故用此後兩句添以兩句而成一偈云：「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但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蓋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不以淨土為業乎。<sup>73</sup>

復有如第二十五章〈莫非是命〉曰：

……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因果云：「欲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事，今生作者是」。莫貪非分之財，莫作虧心之事。悖入悖出，終歸無濟；旋得旋失，究屬徒勞。（頁 42b）

「欲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事，今生作者是」乃吾人耳熟能詳之「口頭禪」，巧合的是，這也見載於《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一：

〈淨土起信七〉

人有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夫因果烏可以不信乎。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若不信此語，何不以前目之事觀之。<sup>74</sup>

雖說如此，我們恐怕不能樂觀地認為，《精神錄》中這些有關業報、因果等思想的話語，就是陳江山熟讀梵典（如《龍舒增廣淨土文》）後所得而來，因為這些佛門偈語，早已被其他善書吸收而普遍流行於世俗大眾之間。<sup>75</sup>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精神錄》存在著更多汲取傳統善書聖訓之語。舉其要者，例如第六章〈修身為本〉中就有摘錄《太上感應篇》者云：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第一積德累功，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憐幼，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救人之危，濟人之急。一言一行，必期有益於人；一舉一動，必求無害於世（頁 11a—11b）

上段引文劃底線文字，雖未寫明出處，但顯然係根據《太上感應篇》改寫而來；<sup>76</sup>第七章〈確信報應〉最末則直接提到《太上感應篇》：

<sup>73</sup>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 3〈普勸修持二〉，參見 CBETA, T47, no. 1907, p. 259。

<sup>74</sup>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 1〈淨土起信七〉，參見 CBETA, T47, no. 1907, p. 256。

<sup>75</sup> 例如，在《玉歷至寶鈔》中論及「玉歷可括佛教」時就有此說：「《因果錄》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果使千百劫，業報無影響；因緣會遇時，何以無纖爽。』《精神錄》援引之「因果云……」似乎更接近《玉歷至寶鈔》的「因果錄云」。《玉歷至寶鈔》，收於《藏外道書》第 12 冊，頁 801。

<sup>76</sup> 《太上感應篇》卷 1 至卷 3 原作：「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收於《道藏》第 27 冊，頁 12—23。

……《太上》曰：「禍福無門，人自召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苟或疑信參半，拘執無靈魂，確執無報應，甘自暴自棄者，吾末如之何也。（頁14b）<sup>77</sup>

游子安指出，《太上感應篇》主張人們透過行善積德，將能獲致長生多福，是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行」可謂是全篇總綱。<sup>78</sup>《太上感應篇》約成書於12世紀初，託名太上老君所傳。18世紀以後，《太上感應篇》與《陰騭文》（文昌帝君陰騭文）、《覺世經》（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關聖帝君覺世寶訓）經常被合編為「三聖經」刊行，流傳範圍極為廣大。<sup>79</sup>根據酒井忠夫的研究，南宋真德秀（1178—1235，福建人）在為《太上感應篇》所作的序文中認為《太上感應篇》是「道家傲世書」，其本義為三教合一、三教相涉。善書蘊藏著庶民奉行的通俗道德與實踐方式，可謂是民間普遍流行之「通俗道教」的經典，而《太上感應篇》正是箇中代表，也是中國庶民文化中善書運動的開端。<sup>80</sup>

《精神錄》在借鑑傳統善書時，甚至有大量引述整段文字的現象，例如同屬「三聖經」之一的《覺世經》亦是《精神錄》取材的來源，《精神錄》第十六章〈撫心自問〉後半敘：

……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身雖在世，其心已死，可謂偷生。凡人能存心凝神，無愧心即無愧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靜一動，神靈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毫髮不爽。淫為萬惡首，孝為百行先。但有逆理于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有合理于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斯言如金玉，各宜勉之。（30b-31a）

上段引文約佔第十六章〈撫心自問〉一半篇幅，「帝君」所指即為「關聖帝君」，全段除了「斯言如金玉，各宜勉之」兩句以外，皆係根據《覺世經》開篇之語，略加調整而成。<sup>81</sup>

<sup>77</sup> 《太上感應篇》卷1 原作：「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行」，收於《道藏》第27冊，頁6。

<sup>78</sup> 游子安，《勸化金箴——明清善書研究》，頁2。

<sup>79</sup> 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頁18-34。

<sup>80</sup> 酒井忠夫著，劉岳兵、孫雪梅、何英鶯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上卷，頁10-17。

<sup>81</sup> 《覺世經註證》：「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靜一動，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為諸惡首，孝為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請試吾刀」，劃底線者為《精神錄》與《覺世經》文字相異處。《覺世經註證》，收於《藏外道書》第4冊，頁120。按，《覺世經》一般認為約成書於清初，全文約僅640餘字，是關帝善書中流通最廣的一部，日本、韓國、越南都可見其蹤跡，參見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頁30-31。

復有如第十五章〈孰能無過〉，全篇文字幾乎皆是改寫自《了凡四訓》。按，《了凡四訓》係明人袁黃（1533—1606，字坤儀，號了凡，江蘇人，一說浙江人）所作，由〈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四篇所組成，被認為上承《太上感應篇》的陰騭果報思想，下啟明末清初「功過格」類善書之盛行，是明代迄今流傳最廣、影響力深遠的善書之一。<sup>82</sup>且將《精神錄》第十五章〈孰能無過〉全文，與《了凡四訓》〈改過之法〉（節錄）對照如下：

第十五章〈孰能無過〉全文	《了凡四訓》〈改過之法〉（節錄）
<p>袁了凡謂《感應篇》有曰：「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者，亦可轉禍為福。」人孰無過，能改為貴，但改過者設日復一日，因循不決，而塵世靡常，<u>肉身易損，一息不來；欲改無及矣。明則數十年造成惡孽，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沈淪地獄，雖聖賢仙佛，不能引援，烏得不畏耶？</u></p> <p>故第一，要有<u>恥心</u>。<u>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人類，彼何以百世為師？我何以一身瓦裂？是多行不義，將日近於禽獸。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知恥則可聖可賢，不知則為禽為獸，舉平日所為無一事可對天地神明者，豈不枉我在世為人乎？</u></p> <p>第二，要有<u>畏心</u>。<u>天道昭昭，鬼神難欺，我犯罪惡，將來不免受三途之苦，何日出頭，豈不畏哉？</u></p> <p>第三，要發<u>喜心</u>。<u>一息尚存，彌天罪惡，由可改悔遷善。古人有一生作惡，而末路一改，遂得善終。正如千年幽谷，得一燈朗照，則千年之黑暗俱除，識得此意如毒蛇嚙指，速即斷去，無絲毫凝礙，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發奮自新，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豈不快哉。嗟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悔過遷善，我於斯人有厚望焉。（頁28a~29a）</u></p>	<p>……但改過者，第一，要發<u>恥心</u>。<u>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u></p> <p>第二，要發<u>畏心</u>。<u>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懍懍？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為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u></p> <p>第三，須發<u>勇心</u>，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p>

<sup>82</sup> 張仙武，〈清代陰騭文化研究——以文昌帝君陰騭文相關文獻為討論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頁 87-88。

第十五章〈孰能無過〉全文	《了凡四訓》〈改過之法〉(節錄)
	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過日，何患不消乎？…… <sup>83</sup>

從上表對照可知，陳江山根據《了凡四訓》內容所進行最明顯的加工在於，他針對改過之道所提出的三項要點「恥心」、「畏心」、「善心」，是從《了凡四訓》的「恥心」、「畏心」、「勇心」而來；另外，在第二項「要發畏心」當中，陳氏重新編排了《了凡四訓》的文字次序，從《了凡四訓》「第三，須發勇心」一段內，移來了「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的譬喻；又將「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整段文字（表中筆者加點強調標點），向前挪往第十五章開篇處。

《精神錄》提到袁了凡之處還可見於第三十章〈勿走死路〉：

……袁了凡曰：諸惡孽中，惟淫為最。蓋淫念一萌，色膽包天，湊遇邪緣，幻生妄想，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小有阻碍，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惡孽由此起；種種善願由此消。森羅鐵榜，淫為萬惡首，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也哉？……（53a~53b）

此處是在奉勸世人莫生淫念，戒淫保身。然而，遍閱袁了凡著作，卻未見到相關之說，反倒是我們在成書於 18 世紀末的《增訂敬信錄》（1749）中，<sup>84</sup>見到一篇文字雷同，不題撰人的〈遏淫論〉：

#### 〈遏淫說〉

諸惡業中，惟淫業為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碍，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有，生殺害心。種種善念由此消；種種惡業由此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為萬惡首也，然而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何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sup>85</sup>

<sup>83</sup> 袁黃著，印光法師鑑定，尤惜陰校對，《袁了凡先生四訓》〈改過之法〉，頁 17-21。

<sup>84</sup> 根據酒井忠夫的研究，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乾隆四十四年（1779）第二次重鐫的《增訂敬信錄》（問心堂藏板）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敬信錄》，《敬信錄》原係乾隆十四年（1749）周鼎臣所輯錄的一部善書。酒井忠夫著，青格力譯，〈善書的流傳以及新儒教、新道教和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結社）〉，收於路遙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生活》，頁 28-30。

<sup>85</sup> 周鼎臣，《增訂敬信錄》，頁 66a-69b。

受到《敬信錄》編輯與流通影響而編成的另一部善書《全人矩矱》，<sup>86</sup>在其卷 2〈戒淫集說·先儒論說〉亦輯錄了這篇〈遏淫說〉，並將作者繫於顏茂猷（1578—1637，福建漳州人）名下。<sup>87</sup>有趣的是，清代小說《海公大紅袍全傳》第 51 回〈戒淫寶訓禁絕淫類〉敘海瑞（1514—1587）至武當山朝拜神靈時提到他「於古書內得《慾海慈航》一卷，有十條甚戒色慾」；第 52 回〈閑邪正論婦女宜戒〉寫出第二條「閑邪正論」的內容文字，也與這篇〈遏淫說〉不謀而合。<sup>88</sup>經筆者考察，確實可見有清人黃正元（生卒年不詳，字泰一，福建人）纂輯之《慾海慈航》，該著第二條「閑邪正論」中見到此文。<sup>89</sup>無獨有偶，1929 年 2 月發行的《佛化周刊》上，也轉載過署名「明顏茂猷」所撰之〈遏淫說〉。<sup>90</sup>揆諸《精神錄》初版時間乃在 1929 年 1 月，第三十章〈勿走死路〉自是不可能摘抄同年 2 月才出刊的《佛化周刊》上轉載之文。但如果陳江山參考過《全人矩矱》、《慾海慈航》，為何會將此戒淫訓言繫於袁了凡名下？是否另有來歷？姑繫於此，以待日後再考。

《精神錄》在規勸世人戒色節慾方面似乎格外用心，因為我們可以在第二十六章〈養生寡慾〉中看到全書僅有的一則附錄〈養生保命〉，陳江山並沒有交代這則附錄〈養生保命〉的來歷，但經過查考我們發現，這段文字實乃直接節錄自另一部流行於清末的善書《養生保命錄》，<sup>91</sup>1926 年 2 月起，陳江山曾經委託蘭記書局的漢籍流通會代購多種善書分贈各界，《養生保命錄》正是其中頗受歡迎的一種，<sup>92</sup>無怪乎陳江山會摘選該著內容要項編入《精神錄》。考察《精神錄》的內容來歷，實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傳統善書在日治時期為臺灣文人吸收及傳行的概況。<sup>93</sup>

<sup>86</sup> 酒井忠夫著，劉岳兵、孫雪梅、何英鶯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頁 635。

<sup>87</sup> 按，《全人矩矱》所收內容為：「顏茂猷〈遏淫說〉曰：諸惡孽中，惟淫孽為最……」，與《增訂敬信錄》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孫念劬，《全人矩矱》卷 2，收於《藏外道書》第 28 冊，頁 352。顏茂猷有「陰鷲進士」之稱，所著《迪吉錄》被認為是明末功過格的代表作，清代善書中經常以袁黃（了凡）、顏茂猷兩人作為僅行功過格而得善報的範例，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頁 104-22。

<sup>88</sup> 李春芳編次，《海公大紅袍全傳》第 51、52 回，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第 5 輯第 41 冊，頁 967-1000。

<sup>89</sup> 黃正元，《慾海慈航》「閑邪正論」，頁 4b-5a。

<sup>90</sup> 顏茂猷，〈遏淫說〉，《佛化周刊》第 93 期（泰縣佛教居士林，1929 年 2 月 24 日），2 版-4 版。收於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8 卷，頁 356-57。

<sup>91</sup> 《精神錄》第二十六章〈養生寡慾〉附錄〈養生保命〉，主要摘錄改寫自《養生保命錄》（不題撰人，上海：文瑞樓，[1890]1919 序刊本）之「好色則子孫必不蕃昌」、「夏冬尤須固精」、「尤須謹避時日」、「尤宜謹守限制」等章節段落，頁 4a-9a。

<sup>92</sup> 《臺灣日日新報》9268 號，1926 年 2 月 23 日第 4 版有新聞〈贈送善書〉：「嘉義街西門外漢籍流通會創設以來，每贈善書，又受託購贈送。今回屏東瑞泰號陳江山氏，鑑世風日下，欲圖挽回，寄金四百圓，託流通會購買善書七千冊，欲贈各界諸彥，有《養生保命錄》、《身世準繩》、《八字覺圖》、《養真集》、《感善梯航》、《風雷集》、《二帝救劫經》、《勸孝歌》等，希望讀者可函知該會，以無料寄送云。」；《臺灣日日新報》9335 號，1926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有新聞〈疊贈善書〉：「嘉義街西門外漢籍流通會，前承屏東陳江山氏委贈善書數種，其中《養生保命錄》一書，力言有色並附〈挾妓貽害說〉及他有種種裨益之言，圖博各界歡迎，未幾遂即贈罄，而後疊承各界函索未能應付，氏不安於此，今回再購到五百冊，希望者函知該會並附郵票二錢，當為寄送云」。

<sup>93</sup> 除此之外，我們尚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精神錄》出現的時代意義，例如，書中討論宗教、靈

作為一本善書，《精神錄》的內容符合「兼融三教思想與民間信仰，包括儒家忠孝節義，道德內省和陰鷲觀念，佛家的因果報應及道家的積善銷惡之說」的性質。<sup>94</sup>《精神錄》中大段引用其他善書的現象，則說明了書中的「古哲嘉言懿行、聖經賢傳」、「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的來源，不僅僅化用儒釋道三教的經典話語而已，或許援引傳統善書智慧格言的成分還更多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錄》除了徵引傳統善書的內容以外，《精神錄》本身在其成書若干年後，亦成為其他善書轉錄的對象，例如署名「企真子」（生卒年、姓名俱不詳，花蓮玉里人）纂輯戒淫詩文、貞淫報案而成的《生死關》中，所編入者正好是《精神錄》延續傳統善書的章節，亦即前述第二十六章〈養生寡欲〉、第三十章〈勿走死路〉兩篇。<sup>95</sup>除此之外，晚近臺灣鸞堂扶乩所造的鸞書（清末以來透過扶乩所完成的「新」善書）中，<sup>96</sup>竟也發現了《精神錄》的蹤跡。<sup>97</sup>

## 結 語

陳江山所著的《精神錄》委由蘭記書局發行後，寄贈各界，得到海內外熱烈迴響，爭相捐款參與印贈，是陳氏最為人所知的事蹟。前人在研究蘭記書局相關

---

魂、鬼神之處不少，強調人心道德與其相印之處；亦有批評「淫戲」之論，這些有別與傳統善書的內容，可能與《精神錄》受到歡迎有關，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上述思考方向。筆者業已參考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第5章〈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頁157-197；黃克武，〈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收於思想史編委會編，《思想史（2）》，頁121-96，以及王見川〈陸費逵與「盛德壇」、「靈學會」：兼談民初上海的靈學風潮〉（《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3）：「人物」專輯》，頁65-86）等討論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界在靈魂、鬼神問題的研究成果。又，《精神錄》批評「淫戲」之論，也可能如匿名審查委員所言，與黃臥松主持的崇文社有關，筆者在《崇文社文集》卷2見到以「淫戲淫書禁革論」為題的徵文5篇；另於卷3（同前揭）見到以「戲劇改良論」為題的徵文5篇，在探討《精神錄》內容來歷與傳統善書的關係之後，未來筆者將再另篇專文探討相關問題。

<sup>94</sup>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頁1。

<sup>95</sup> 企真子，《生死關》，頁18a-19b。

<sup>96</sup> 酒井忠夫認為，臺灣盛行的善書有明末清初以來的基本善書和從清末迄今扶乩而成的「新」善書，范純武借用酒井氏的分類概念，將「三聖經」及其衍生版本系統稱為「古典善書」，另將清末以來透過扶乩方式完成者則稱為「新型善（鸞）書」，參見范純武，〈清末民間慈善事業與鸞堂運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0-11。

<sup>97</sup> 例如，高雄左營啟明堂扶鸞著作的《東南釋義》中，有「王鳳儀夫子」降詩：「古芳史蹟雖登先，姊妹弟兄相結連，朋友潔廉宜善結，彪狼虎豹且辭緣」，詩後有「述：交友之道」訓文一篇（《東南釋義》，頁198-200），文字概同於《精神錄》第十三章〈取友必端〉。因緣湊巧，筆者在臺中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元堂扶鸞著作的《關聖闡道篇》中，亦見到一則2003年12月17日「本堂主席關聖帝君」降詩：「行方止正德為先，姊妹弟兄禮義連，朋友潔廉宜善結，彪狼虎豹且辭緣」，詩後有「聖示：吾述『交友之道』，供地方善信賢德參悟之」，題為〈交友之道〉訓文一篇（《關聖闡道篇》，頁11-12），但其內容與《東南釋義》「述：交友之道」殊無二致，亦即同於《精神錄》第十三章〈取友必端〉。從《東南釋義》「王鳳儀夫子」、《關聖闡道篇》「本堂主席關聖帝君」兩者述「交友之道」之降詩、訓文內容相似看來，或以為《關聖闡道篇》此段文字來歷與《東南釋義》關係較為密切，然而，《關聖闡道篇》中另又有2004年9月6日「本堂主席關聖帝君」降詩，詩後有〈淫惡之害〉（頁24-25）訓文，文字概同於《精神錄》第十三章〈勿走死路〉，但未見於《東南釋義》，是以未來或可再以《精神錄》、《東南釋義》、《關聖闡道篇》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例，進一步探討臺灣善書如何流傳、鸞堂又是如何扶造「新型善（鸞）書」等相關問題。

史料及其創辦人黃茂盛的同時，已經注意到與黃氏交情匪淺的陳江山，亦指出《精神錄》是「蘭記最具招牌性的善書」。<sup>98</sup>我們從〈陳江山先生傳〉可以看到，「篤信善道，樂善好施」是對於陳江山一生最貼切的形容，<sup>99</sup>筆者又復耙梳《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對於陳江山參與經營屏東救護院、倡設「佛教修養會」等慈善事業，以及結束屏東經商生涯返回臺南等生平行誼，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此外，藉由蘭記書局印行之第七版《精神錄》所錄黃茂盛〈陳江山先生略傳〉一文的發現，明確掌握陳江山的生卒年及其家庭成員概況，亦充分感受到陳、黃兩人「忘年訂交垂四十載」的深厚情誼。

根據筆者所掌握蘭記書局發行之《精神錄》的各種版本及前人研究，可知《精神錄》前後共由蘭記書局發行過九版，數量至少達 68,400 本，但是，若再將坊間自行翻印的「太陽城本」、「袖珍本」、「東田本」、「萬國道德會本 a」、「萬國道德會本 b」等納入，則《精神錄》自成書以來的印本總數必然還要更高於 68,400 之數不知凡幾。《精神錄》成書以來的流傳範圍，至少包括了中國各省的福建（廈門）、廣東（香港、汕頭、蕉嶺）、江蘇（南通、揚州）、浙江（上海）、江西（南昌）、山西、湖南、安徽、甘肅（蘭州），以及海外的泰國（曼谷）、印尼（爪哇三寶壟）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直接利用《崇善月報》這份與黃茂盛、陳江山、《精神錄》有關的刊物，從中鉤沉史料，具體說明了黃茂盛、陳江山與崇善會在 1930 前後這幾年之間的密切往來情形。從崇善會助印、推薦、發送《精神錄》之舉，可見其慈善事業網絡對於幫助《精神錄》在中國各省及海外地區之流通，堪稱功不可沒。

綜觀《精神錄》全書，所論涉及天理人心、倫常大道、修身治世、求用錢財、戒淫保生、宗教鬼神、因緣果報等層面。陳江山固然有從儒釋道三教經典採摭格言警句以作為《精神錄》內容者，然而書中不乏有大量援引傳統善書段落並進行加工改寫的狀況，若由此觀之，《精神錄》與歷代傳統善書的關係，相形之下似乎更為密切，也幫助我們更為瞭解中國傳統善書在日治時期為臺灣文人吸收及傳衍的概況。此外，《精神錄》本身竟也成為後世其他善書節選轉錄的來源，這個現象證明了《精神錄》在善書發展過程中，確實具有值得吾人重視的意義。

---

<sup>98</sup> 蔡盛琦，〈從蘭記廣告看書局的經營（1922—1949）〉，收於封德屏總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88。

<sup>99</sup> 匿名審查委員指出，陳江山以商人身分行善舉的時代定位還值得再思考。根據江寶釵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已無法再憑藉著舊有的漢學素養穩居於社會領導階層，例如連橫在擔任報刊漢文欄主筆、參與漢詩社、開設漢文書局、創辦期刊等種種傳統漢學傳播事業上，由於無法貼近時代風氣、社會制度的變化，可謂屢遭挫折。當時的知識份子必須仰賴被殖民者收編，或者具有一定專業技藝（如醫師）、經濟資本（如實業家），才可能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而晉身為新的領導階層（江寶釵，〈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世務之肆應——以連橫的漢學傳播事業為觀察核心〉，《成大中文學報》26: 81-118）。相較於連橫這樣的傳統文人在新時代中經營漢文事業以失敗收場，陳江山這位經商有成的實業家，寄金助印善書、襄贊黃茂盛擴大蘭記書局之營運、資助黃臥松主持的彰化崇文社、參與上海中國良心崇善會慈善事業等等，可謂成功地以經濟資本取得了文化資本與博並社會名聲，在「篤信善道，樂善好施」的評價之外，未來我們有必要再深入探討陳江山在時代脈絡下的文化定位。

## 附錄 1：《精神錄》的版本

### (1) 蘭記書局本 (10 種)

版次	時間／印量	版本資料
1 版	1929.01／ 5,000 本	昭和三年十二月廿日印刷 昭和四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sup>100</sup> 第一版印刷五千部 編輯人：陳岷源（台南州台南市入船町一丁目一番地） 發行所：蘭記圖書部（台南州嘉義郡嘉義街西門外一五九） 印刷人：吳駿公（上海望平街中市） 印刷所：中西書局（上海望平街中市）
2 版	1930.07／ 8,000 本	昭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初版發行五千部 昭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再版印刷八千部 昭和五年七月拾日發行 著作者：岷源陳江山（臺灣臺南州臺南市入船町一ノ一） 發行者：蘭記黃茂盛（臺灣臺南州嘉義市西門外一五九） 印刷者：千頃堂書局（上海三馬路中市）
3 版	1934.04／ 1,500 本	發行者：蘭記黃茂盛／印刷者：千頃堂書局／第三版印刷 1,500 部 ※原書筆者未見 <sup>101</sup>
3 版 增刷	1934.12／ 5,800 本	昭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初版五千部 昭和五年七月初十日再版八千部 昭和九年四月初四日三版一千五百部 昭和九年十一月十日印刷五千八百部 昭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行 著作者：岷源陳江山（臺灣臺南州臺南市入船町一丁目一番地） 發行人：蘭記黃茂盛（臺灣臺南州[嘉]義市榮町一丁目四一番地） 發行所：蘭記圖書部（臺南州嘉義市榮町二丁目七十番地） 印刷所：千頃堂書局（上海三馬路中市）
4 版	1934.11／ 5,800 本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廿五日第一版印刷五千部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二版印刷八千部 中華民國廿三年四月四日第三版印刷一千五百部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二十日第四版印刷五千八百部 著作者：岷源陳江山（臺灣臺南州入船町一丁目） 發行者：中國良心崇善會（上海南市普育西路） 印刷所：千頃堂書局（上海三馬路中市） ※原書筆者未見 <sup>102</sup>
5 版	1937.02／	昭和四年一月廿五日初版發行五千部

<sup>100</sup> 按，旁蓋有藍色印記「壹月貳拾伍日」。

<sup>101</sup> 根據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5—1954）上的軌跡〉著錄，封德屏總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130-31。

<sup>102</sup> 按，此版原書筆者未見，係據「搜狗問問」網站上署名為「吉祥果」者發佈度藏書影著錄，<http://wenwen.sogou.com/z/q478195667.htm?ch=iks.w.wt>，最後擷取日期 2015 年 1 月 17 日。



版次	時間／印量	版本資料
	6,700 本	昭和五年七月十日再版發行八千部 昭和九年四月四日三版發行壹千五百部 昭和九年十一月十日四版發行五千八百部 昭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五版印刷六千七百部 昭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行 著作者：岷源陳江山（臺南州臺南市入船町一丁目一番地） 發行人：黃茂盛（臺南州[嘉]義市榮町二丁目七十番地） 發行所：蘭記圖書部（臺南州嘉義市榮町二丁目七十番地） 印刷所：千頃堂書局（上海三馬路望平街）
6 版	1961.12／ 17,100 本	民國十八年（昭和四年）一月廿五日初版發行五千部 民國十九年（昭和五年）七月十日再版發行八千部 民國廿三年（昭和九年）四月四日三版發行一千五百部 民國廿三年（昭和九年）十一月十日四版發行五千八百部 民國廿六年（昭和十二年）二月廿日五版印刷六千七百部 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卅日六版發行壹萬柒仟壹百部 著作者：岷源陳江山（台南市西區神農街一〇二號） 發行人：黃茂盛（嘉義市中山路二八五號） 發行所：蘭記書局（嘉義市中山路二八五號） 印刷所：添盛行印刷廠（台南市民族路二巷四十號）
7 版	1977.06／ 8,500 本	民國十八年（昭和四年）一月廿五日初版發行五千部 民國十九年（昭和五年）七月十日再版發行八千部 民國廿三年（昭和九年）四月四日三版發行一千五百部 民國廿三年（昭和九年）十一月十日四版發行五千八百部 民國廿六年（昭和十二年）二月廿日五版印刷六千七百部 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卅日六版發行壹萬柒仟壹百部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日七版發行 部 <sup>103</sup> 著作者：岷源陳江山（台南市西區神農街一三二號） 發行人：黃茂盛（嘉義市中山路二八五號） 發行所：蘭記書局（嘉義市中山路二八五號） 印刷所：添盛印刷廠（台南市成功路一七五巷七四號）
8 版	年代不詳／ 5,000 本	按，此版概與第七版同，甚至連封面亦印「第七版」，所有內容與第七版的差別，僅在於全書最末多添一頁「第八版精神錄印贈者芳名／台南縣歸仁鄉 李勝峯／連前計共發行八版伍萬柒仟陸佰部」，據此可確定該本為蘭記書局印行之第八版《精神錄》
9 版	1999／ 5,000 本	按，此版原書筆者未見，參見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5—1954）上的軌跡〉一文著錄 ※原書筆者未見
累計 9 版（含第三版增副本），共印行 68,400 本		

<sup>103</sup> 按，該本版權頁印本數留白，另於卷末列有「第七版精神錄印贈者芳名」，計印 8,500 本。

## (2) 非蘭記書局之翻印本 (5 種)

時間／印量	版本資料	備註
1977.06／ 2,000 本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第一版（上海）印五千部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第二版（上海）印八千部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第三版（上海）印一千五百部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第四版（台灣）印二千部 原著者：陳江山／台灣台南市 翻印者：劉鴻模／台灣省屏東市 贈送者：台灣省屏東市中正路一二六號 屏東縣立介壽圖書館 館長：林鶴鳴代贈 印刷者：台灣省屏東市中華路一四七號 聲文印刷工業有限公司 出版者：太陽城出版社／局版台業字〇三三六號	太陽城本
不詳	無版權頁 封底有「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袖珍本 按，版式為 50K (10.4x14.7cm)
1997.10 再版 ／不詳	封面右書「臺南陳江山著」，中大字題「齊家精神錄」，左署： 「烏兔太陽岡弘易老人林邑全編」 出版者：東田出版社／台中縣烏日鄉烏日村以春街 37 號 發行人：許欽鐘 發行所：瑞成書局／台中市雙十路一段 4-33 號 出版執照：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〇五一九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再版	東田本
1985／1,000	出版者：萬國道德總會，臺北縣（今新北市）：中和「若水善書流通處」 <sup>104</sup>	萬國道德會本 a
1985／不詳	出版者：萬國道德總會，臺北縣（今新北市）：新店「法音善書流通處」 <sup>105</sup>	萬國道德會本 b

<sup>104</sup> 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惠告，《精神錄》還有一個版本，為臺北縣（今新北市）中和的「若水善書流通處」發行，為 1985 年 12 版公印 1,000 本，該團體為萬國道德會臺灣省分會附屬機構，特申謝忱。

<sup>105</sup> 按，此版原書筆者未見，係據潘英海、陳永芳，〈五行與中國人的心理療法：以萬國道德會的性理療法為例〉文後之「參考文獻」著錄，《本土心理學研究》2: 91。

## 附錄 2：《精神錄》目次與內容提要

目次	內容提要
第一章 維天之命	敘人生天地間，應知天地顯明之道理。天之心即天之理，天之理即人之良心，是以為人者不可失其本心。
第二章 人生本原	敘孝為五倫之首、百行之先。期勉世人顯親揚名，克全孝道，不離乎人道之大原。
第三章 終身之寶	節義者，倫常之本，風化之原，為千秋不朽至寶。闡述男貴乎義，女貴乎節，世道風化，自然興昌。
第四章 立志於道	敘人生在世，須以盡忠盡孝、存仁存義、克己待人、謙恭忍讓、愛惜物命、戒殺放生為立志目標。
第五章 造化靈光	敘人處世上，父母生形，天地稟性，得造化靈光而立命，須知尊重道德，躬行仁義，樂善為寶，靈魂為真。
第六章 修身為本	敘修身者，即求吾人精神之安定也，能修養乃能入德，積德當先，為善最樂，期勉世人行之。
第七章 確信報應	敘世人當確信有報應，既信報應，何可胡為妄作？報應之事，近報遠報，或有不報，時候未到。
第八章 教之以道	敘天下宗教派別雖異，然化導社會之善意則一。勿論信仰何教，無外乎由人道而天道，修其孝悌忠信，教以禮義廉恥。
第九章 心誠求之	敘講鬼神宗教，須有尊崇之念，無迷信之害，方可與言事鬼神。聖人敬鬼神而又遠鬼神，惟在心誠而已。
第十章 吾人靈魂	敘靈魂永存，依人善惡分苦樂。善者為神享樂，惡者為鬼受苦。忠孝節義行善者為神，奸淫邪盜作惡者為鬼。
第十一章 須知大義	敘世人之大患為義理不達，道德不講，昧正道，從異端。世人行事，應要能從權達變。
第十二章 勤儉博施	敘人生世上，勤儉誠實乃立基之本，以一己之有餘而助人之不足，博施於民而濟眾，可謂仁矣。
第十三章 取友必端	敘朋友為五倫之一，交友應往來以禮，交接以道。君子慎所交者，慎之於前，勿失其後。
第十四章 言貴謹慎	敘人生涉世，要以慎言為先。智愚巧拙、男女老少，出言皆貴謹慎。
第十五章 孰能無過	敘人孰無過，能改為貴。人要有恥心、畏心、喜心，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第十六章 撫心自問	敘心者為萬事之根本，可為百行之原，可為萬惡之根。人能存心修身，無愧於心即無愧於神。
第十七章 難免無常	敘命不予常，奉勸世人力修道德，凡所作為必期有益於世，方不空負此生。以正直居心、寬大為懷而得天爵，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又何憾乎。
第十八章 止於至善	敘人之一生半為物慾所擾，人不知止，則終身卒無所得。人無永住於世故要覺悟前途，志有定向，止其所當止之方，力行至善之道。
第十九章 為政以德	敘國以民為本，人民之盛衰，國家之興亡繫焉國無德政，不得以常存；法

目次	內容提要
	不得人，民則蒙其害。
第二十章 無禮則亂	敘大凡處世無一不以禮為重，苟人無禮義，則上下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第二十一章 學而不輟	敘善書有益世道，雖拙可觀；文章無補心術，雖工何用。人當於勤業之餘靜觀善書經傳，研究真理，講求道德，勿一曝十寒。
第二十二章 擇善而從	敘就業之途，不可不慎，生活之機，利害繫焉，要在擇善而從。涉世營生，須知善惡有別。
第二十三章 守己安分	敘盜賊凶徒，皆不能守己安分而致，期勉世之青年於分外事勿任意胡為；於切己業勿放心輕棄。
第二十四章 先慎乎德	敘君子異於小人，以其存仁義之心；人之異於禽獸，以其有綱常之德。君子先慎乎德，禮義廉恥，不可不慎。
第二十五章 莫非是命	敘人生貧富壽夭，命而已矣，後果前因，總由命定。天命靡常，降福降殃，幽冥主宰，正直無私，非世人所能倖邀倖免。
第二十六章 養生寡慾 (附錄養生保命)	敘人生精神有限而貪慾無窮，要能戒色節慾，養精蓄氣，則是養生之道，長生秘術。
第二十七章 醫中好修	敘醫士者存救世救人之心，乃立功立德之基，積德者洵千古之良醫。
第二十八章 風化攸關	敘演戲一事，大關社會風化。戲可娛目騁懷，亦可移風易俗，願地方正士撲滅淫戲，維持風化。
第二十九章 無好結果	敘專蓄良家幼女賣淫之龜兒鴇母，拐誘人家嬌豔婦女與無賴流氓通姦的媒婆，罪大惡極，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終無好結果也。
第三十章 勿走死路	敘色、慾二字是人生大敵，為色傷身，縱慾亡命。謹告男女當須史堅忍，終身善用。
第三十一章 萬能機關	敘財者乃世人事物之機關，惟財能成人，亦能害人。吾人取捨之間，利害攸關，正義而得者，福祿隨之；不義而取者，災害隨之。
第三十二章 命輕於財	敘財者乃人生日用不可缺之物。然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財不可橫取妄求，點醒世人勿為財死。
第三十三章 財貴善用	敘財物聚散靡常，恃財作惡，反禍其身，勸人當善用其財，權一己之力，施恩不望報，善用積福。
第三十四章 貪得無厭	敘財為人人所欲得之物，世之貪婪者，比比皆是，費盡心血勞碌卻無益也。惟有知足常足，到處常樂，知止便止，終身不恥。
第三十五章 了然世界	敘人生幾何，何苦於孽孽為利，百般計較，若能觀古今滄海桑田，異常變化，自當了然。
第三十六章 擇乎中庸	敘不偏為中，不易為庸；中者天下正道，庸者天下定理。人稟天性本善，中庸之道可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附錄 3：《精神錄》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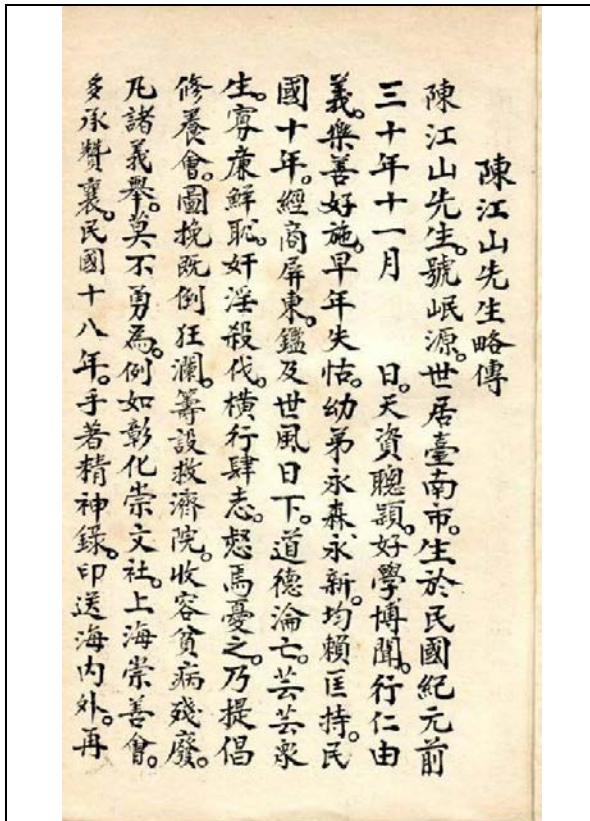


圖 1：黃茂盛，〈陳江山先生略傳〉，收錄於第七版《精神錄》（1977）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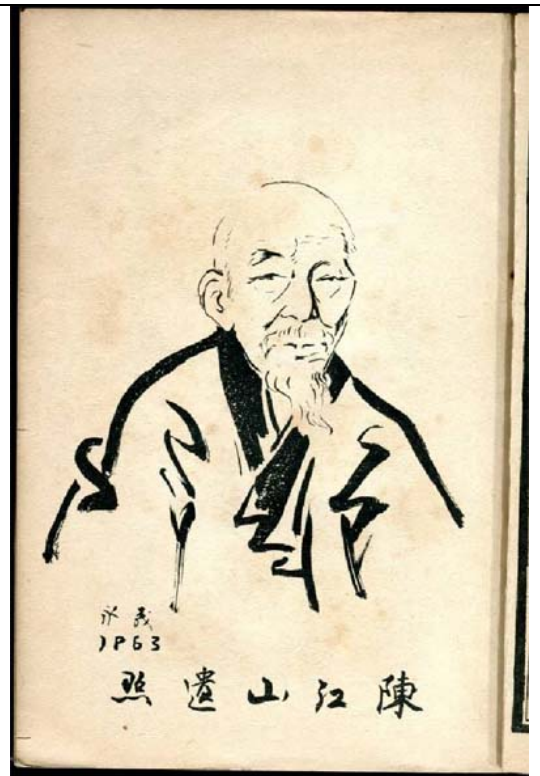


圖 2：不題繪者，〈陳江山遺照〉，收錄於第七版《精神錄》（1977）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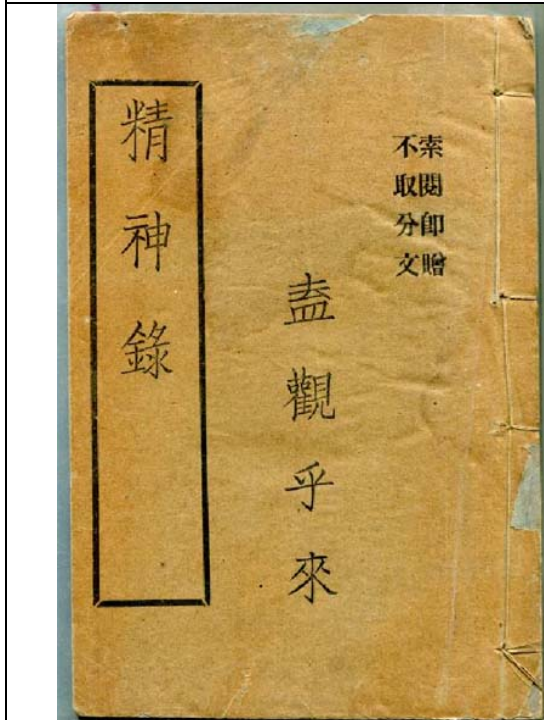


圖 3：初版《精神錄》（1929）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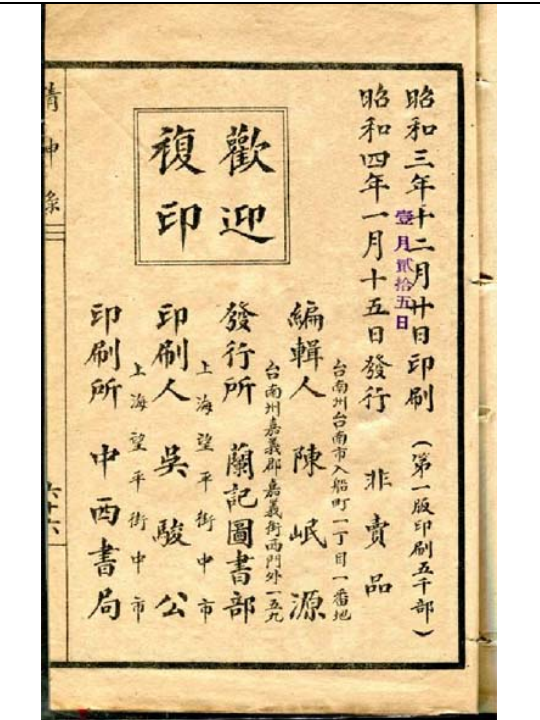


圖 4：初版《精神錄》（1929）版權頁。



圖 5：再版《精神錄》(1930)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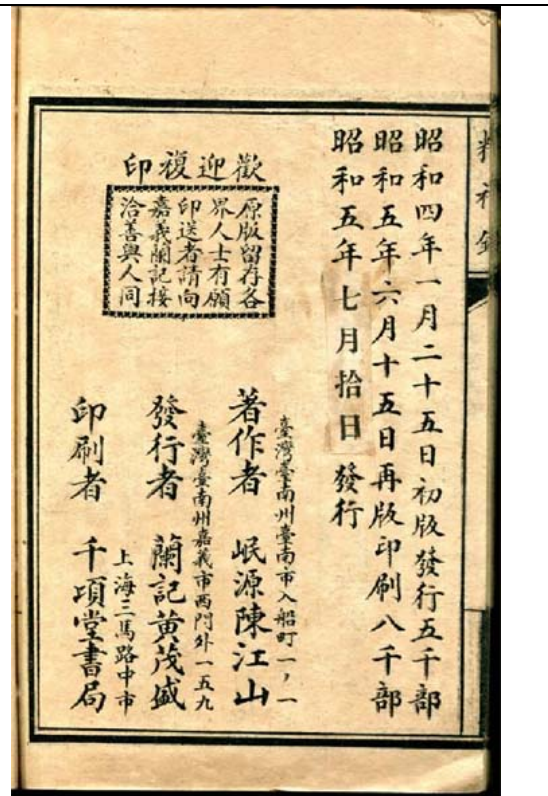


圖 6：再版《精神錄》(1930) 版權頁。



圖 7：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 封面。<sup>10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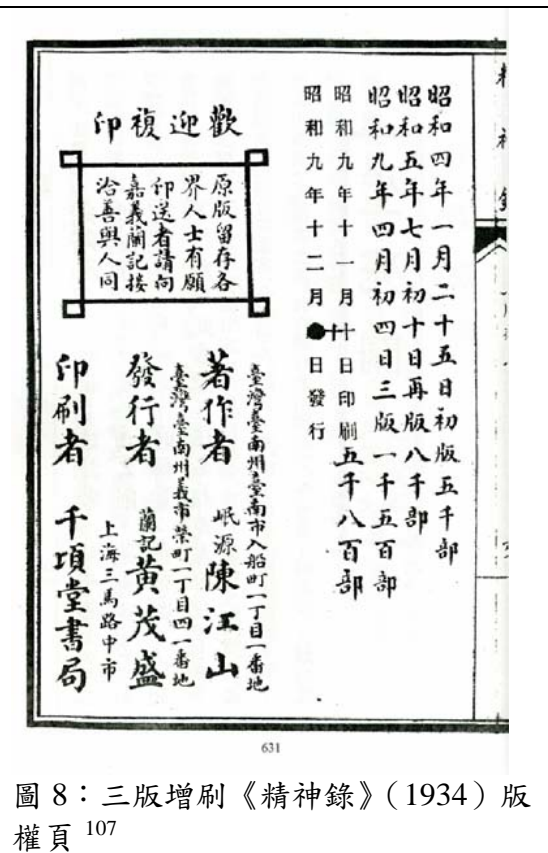


圖 8：三版增刷《精神錄》(1934) 版權頁。<sup>107</sup>

<sup>106</sup> 王見川等主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一輯（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 25 冊，頁 486。

<sup>107</sup> 同前註，頁 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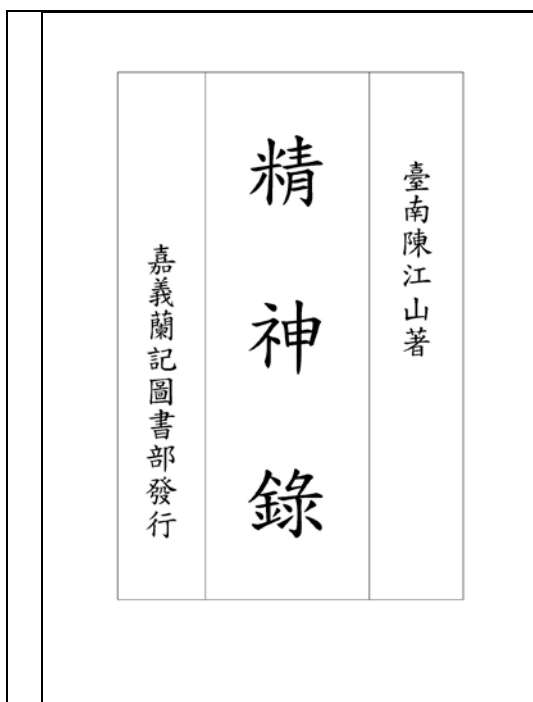


圖 9：筆者重製之四版《精神錄》(1935)扉頁。<sup>10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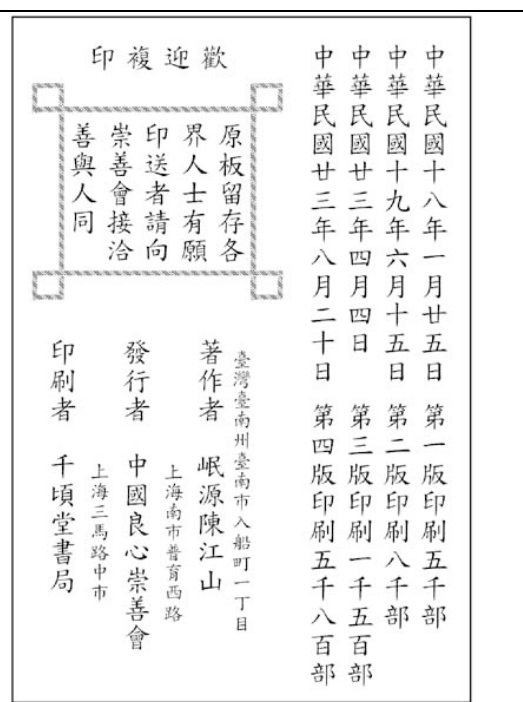


圖 10：筆者重製之四版《精神錄》(1935)版權頁。<sup>109</sup>



圖 11：五版《精神錄》(1937)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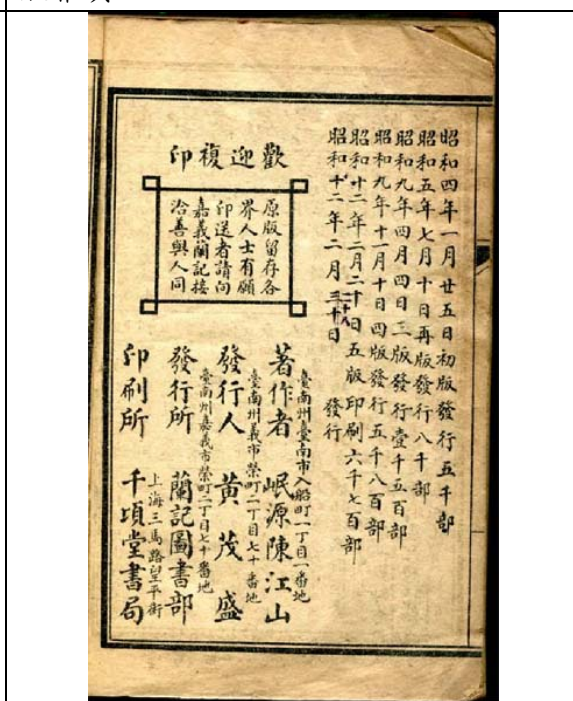


圖 12：五版《精神錄》(1937)版權頁。

<sup>108</sup>四版《精神錄》(1935)扉頁可參考「搜狗問問」，網址 <http://wenwen.sogou.com/z/q478195667.htm?ch=iks.w.wt>，擷取日期 2015 年 1 月 17 日。

<sup>109</sup>四版《精神錄》(1935)版權頁可參考「搜狗問問」，網址 <http://wenwen.sogou.com/z/q478195667.htm?ch=iks.w.wt>，擷取日期 2015 年 1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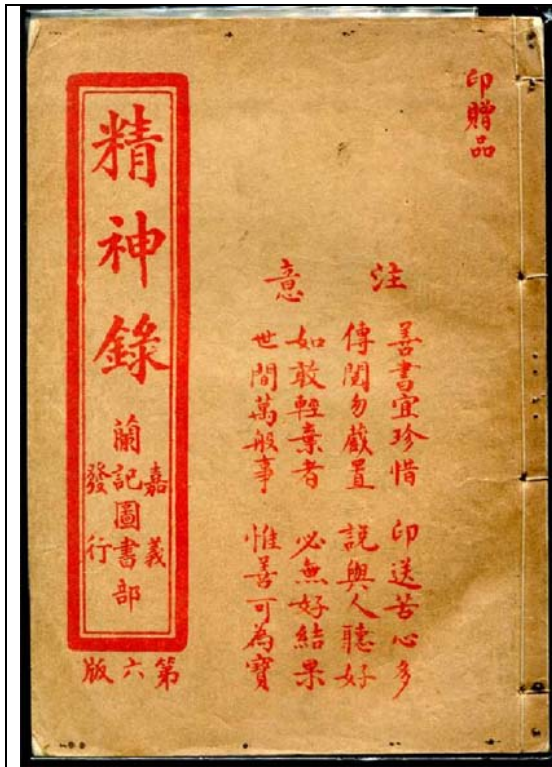


圖 13：六版《精神錄》(1961)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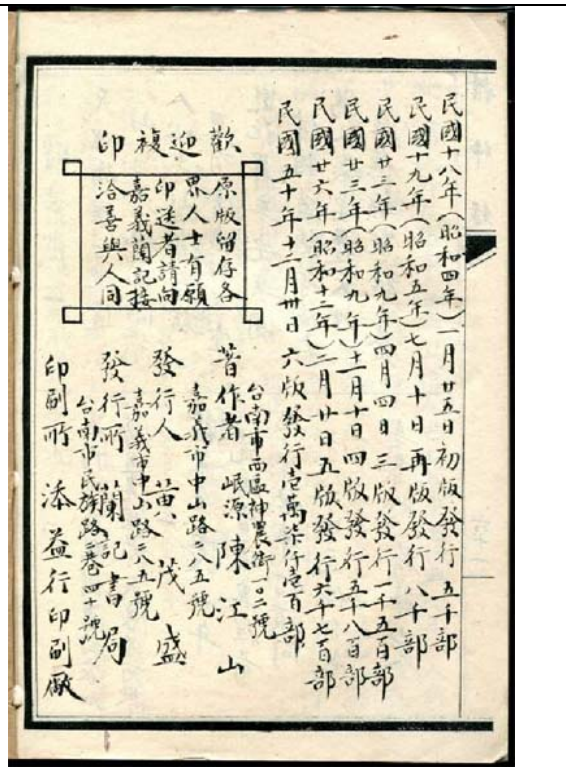


圖 14：六版《精神錄》(1961) 版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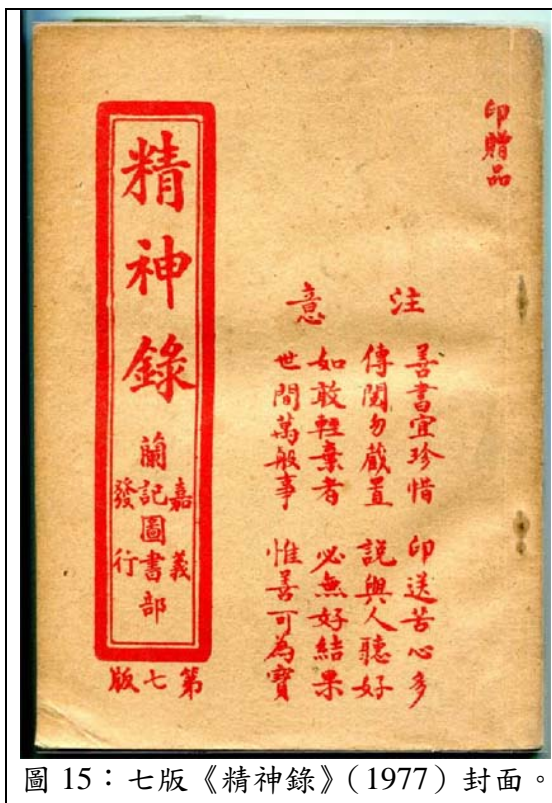


圖 15：七版《精神錄》(1977)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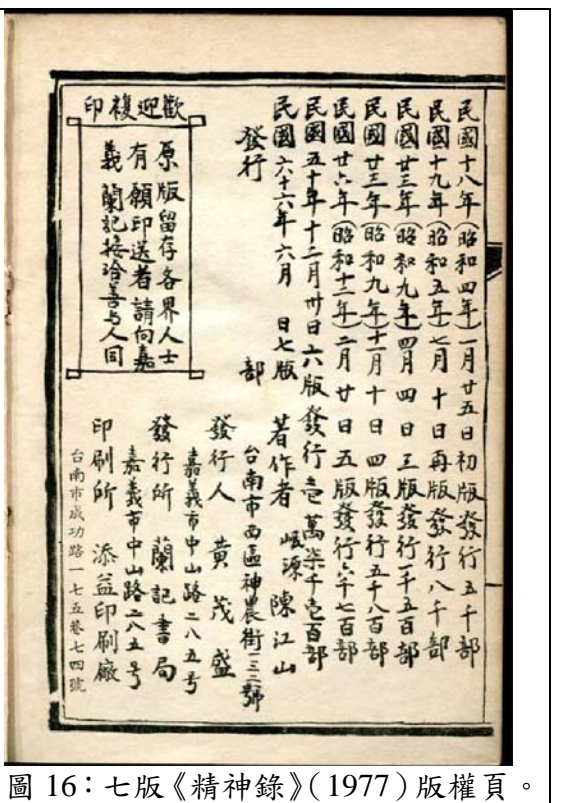


圖 16：七版《精神錄》(1977) 版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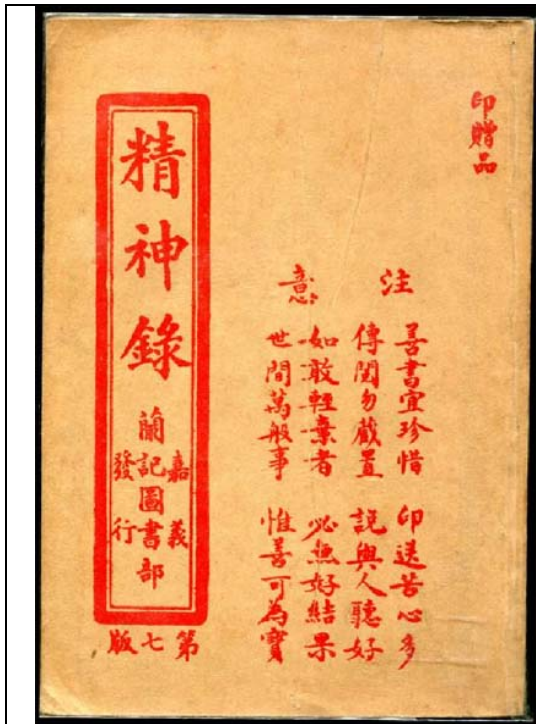


圖 17：八版《精神錄》（年代不詳）封面，未改為「第八版」，仍作「第七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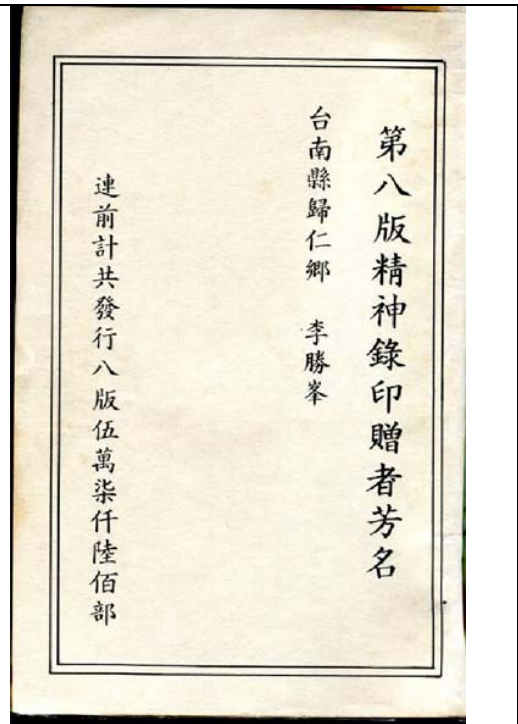


圖 18：八版《精神錄》（年代不詳）印贈芳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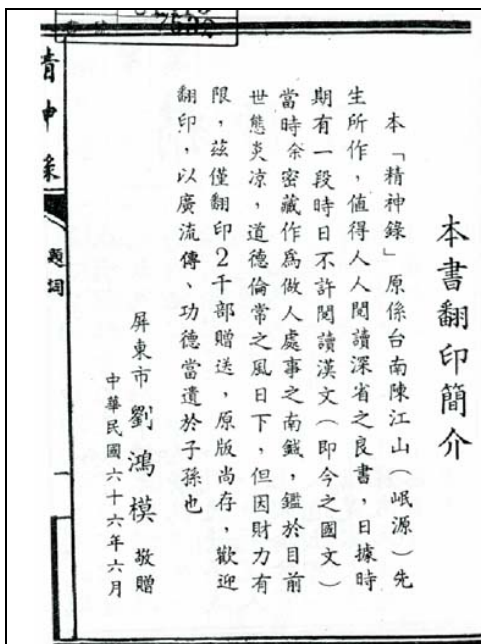


圖 19：太陽城本《精神錄》（1977）扉頁，影印自臺南市立圖書館安平分館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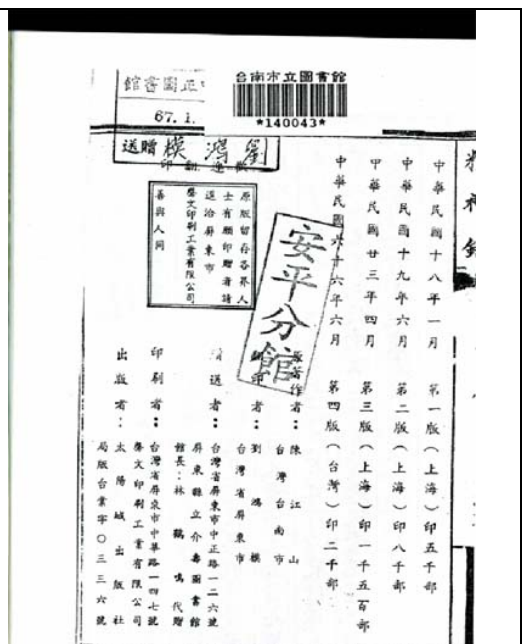


圖 20：七版《精神錄》（1977）版權頁，影印自臺南市立圖書館安平分館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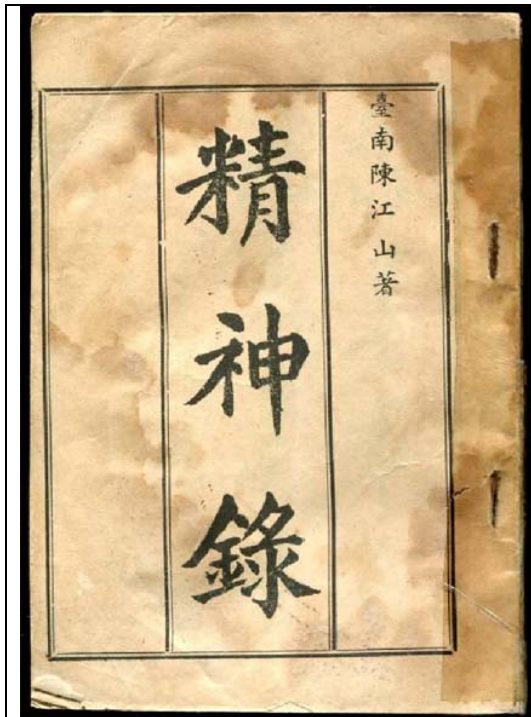


圖 21：袖珍本《精神錄》(出版項不詳)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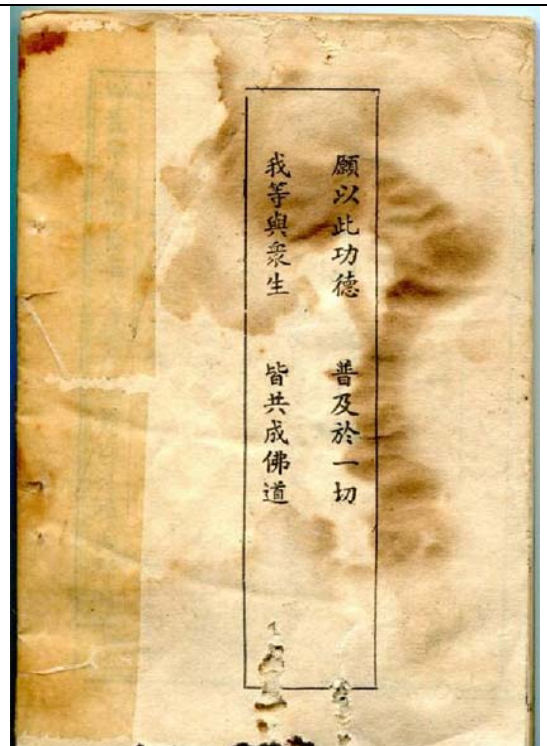


圖 22：袖珍本《精神錄》(出版項不詳)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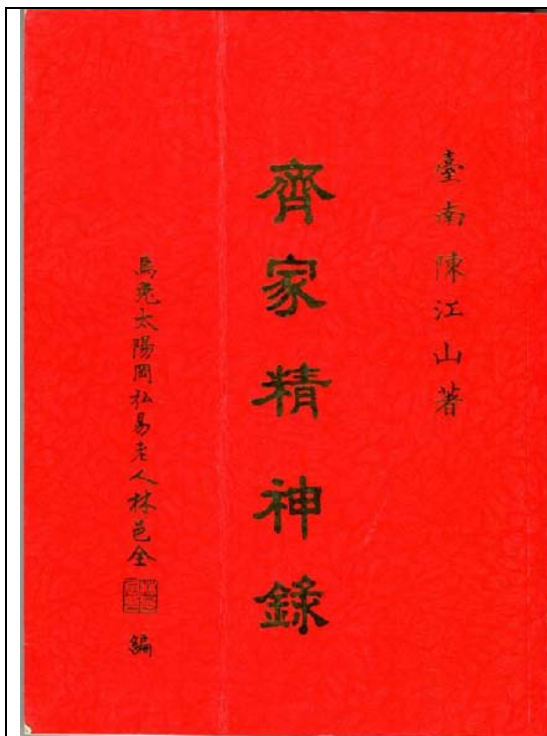


圖 23：東田本《精神錄》(1997)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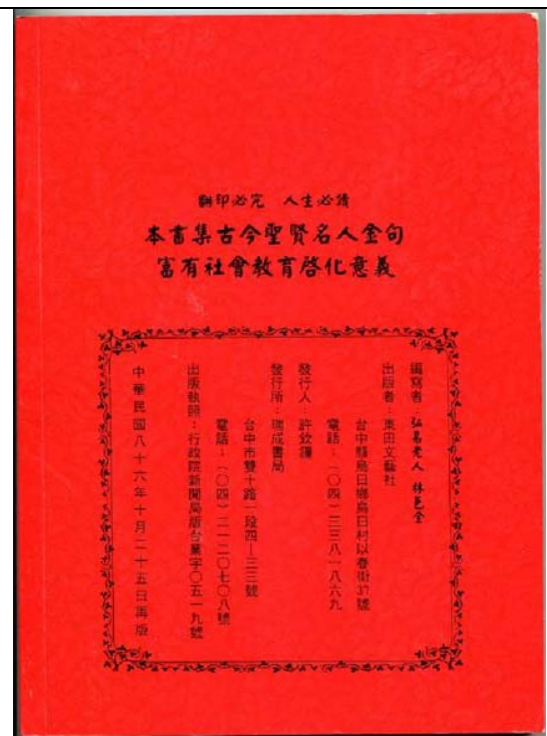


圖 24：東田本《精神錄》(1997)封底。

## 引用書目

### 史料

- 《下學梯航》。[1850]2006。劉沅。1850 序刻本。收於《槐軒全書》第 10 冊。胡新農等編。據甲戌（1934）八月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重印。成都：巴蜀書社。
- 《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1930。黃松軒（茂盛）編。全 8 冊。嘉義：蘭記圖書部。
- 《太上感應篇》。[12 世紀初]1988。收於《道藏》第 27 冊。據 1923 至 1926 年間上海涵芬樓借用北京白雲觀所藏《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本影印，缺葉以上海圖書館藏上海白雲觀舊藏本補足。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 《玉歷至寶鈔》。[1890]1994。收於《藏外道書》第 12 冊。成都：巴蜀書社。
- 《生死關》。1941。企真子。臺北：日の丸印刷商會。
- 《全人矩矱》。[1792]1994。孫念劬。1792 年序刻本。收於《藏外道書》第 28 冊。成都：巴蜀書社。
-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1993。釋印光（1862-1940）。南投：蓮因寺。
- 《初學必須漢文讀本》。[1928]1935。黃茂盛編。全 8 冊。嘉義：蘭記圖書部。
- 《孟子注疏解經》。[1815]1965。趙岐（108?-201）注，孫奭（962-1033）疏，阮元（1764-1849）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 《皇紀二千六百年彰化崇文社紀念詩集》。1940。黃臥松編。嘉義：蘭記書局。
- 《重編醒世千家詩》。1929。晦齋學人創輯，李圓淨重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
- 《海公大紅袍全傳》。[1833]1994。李春芳編次。1833 年乾元堂刊本。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第 5 輯第 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袁了凡先生四訓》。1935。袁黃（1533-1606）著，印光法師鑑定，尤惜陰校對。蘇州弘化社。
- 《崇文社文集》。1928。黃臥松編。全 8 卷。彰化：崇文社。
- 《鳴鼓集二集》。[1928]1929。黃臥松編。嘉義：蘭記書局。
- 《增訂敬信錄》。[1749]1797。周鼎臣。1797 年序重刊本。廣州：聚英堂刻字舖。
- 《愆海慈航》。[1737]1837。黃正元。1737 年序刻本。北京：晉文齋刻字舖。
- 《論語注疏解經》。[1815]1965。何晏（195?-249）集解，邢昺（932-1010）疏，阮元（1764-1849）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 《養生保命錄》。[1890]1919。不題撰人。1890 序刊本。上海：文瑞樓。
- 《龍舒增廣淨土文》。2007。王日休（?-1137）。CBETA, T47, no. 1907。《大正新脩大藏經》電子佛典 47。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禮記注疏》。[1815]1965。鄭玄（127-200）注，陸德明（550?-630）音義，孔穎達（574-648）疏，阮元（1764-1849）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 《覺世經註證》。[1851]1994。《藏外道書》第 4 冊。成都：巴蜀書社。

### 論著

- 王見川。2000。〈略論陳中和家族的宗教信仰與勸善活動〉。收於《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王見川、李世偉編著。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123-46。
- 。2012。〈國民政府來臺（1949）前兩岸的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初探：

- 兼談蘭記書局黃茂盛的角色〉。收於《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1)》。臺灣新港奉天宮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編。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57-67。
- 。2013。〈陸費逵與「盛德壇」、「靈學會」：兼談民初上海的靈學風潮〉。收於《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3)：「人物」專輯》。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65-86。
- 王見川等主編。2009。《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一輯（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25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
- 朱顯因。2013。〈宣揚戒定精進門。通達甚深微妙法——弘一法師與《醒世千家詩》〉。《蓮館弘譚》第9期電子版，  
<http://www.phlst.cn/lianguanhongtan/show.php?wenzhang=20131016150349>（擷取日期2014年7月31日）。
- 江林信。2007。〈漢文知識的散播者——記蘭記經營者黃茂盛〉。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封德屏總編。臺北：文訊雜誌社，9-18。
- 江寶釵。2009。〈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世務之肆應——以連橫的漢學傳播事業為觀察核心〉。《成大中文學報》26: 81-118
- 辛廣偉。2000。《臺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林清水。1997。〈蕉嶺縣新鋪鎮徐溪鎮民俗〉。收於《梅州河源地區的村落文化》。房學嘉主編。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219-66。
- 林景淵。1998。〈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印刷人》121: 108-13。
- 林進發編。[1932]1934。《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
- 柯喬文。2008。〈漢文知識的建構：臺南州內的書局發展〉。《人文研究學報》42(1): 67-88。
- 范純武。1996。〈清末民間慈善事業與鸞堂運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酒井忠夫著。[2000]2010。《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劉岳兵、孫雪梅、何英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著。2011。〈善書的流傳以及新儒教、新道教和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結社）〉。青格力譯。收於《民間信仰與社會生活》。路遙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80。
- 啟明堂扶鸞著作。1979。《東南釋義》。高雄：東南帝闕樂善社。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2002。《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
- 康豹（Paul R. Katz）著。2010。〈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劉永中譯。收於《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巫仁恕、林美莉、康豹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73-96。
- 張仙武。2010。〈清代陰鸞文化研究——以文昌帝君陰鸞文相關文獻為討論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 章子惠編。1947。《臺灣時人誌》。臺北：國光出版社。
- 陳黃瑞珠著，陳崑堂整理。2007。〈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故事〉。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封德屏總編。臺北：文訊雜誌社，3-8。

- 陳榮捷。1983。《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游子安。1999。《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5。《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
-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奉旨扶鸞著作。2011。《關聖闡道篇》。臺中：虛原雜誌社。
- 賀箭村。1934[1999]。〈贈助善書記〉。收於《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游子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44-46。
- 黃克武。2010。《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14。〈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收於《思想史(2)》。思想史編委會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21-96。
- 黃夏年主編。2006。《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 主編。2008。《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 楊永智。2007。〈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5-1954)上的軌跡〉。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封德屏總編。臺北：文訊雜誌社，99-132。
- 葉春榮解說，陳春木相片提供。1995。〈封面故事〉。《臺灣史料研究》第5期封面裡。
- 鈴木辰三。1930。《臺灣官民職員錄》。臺北：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
- 臺灣新民報社編。1937。《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潘英海、陳永芳。1993。〈五行與中國人的心理療法：以萬國道德會的性理療法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2: 36-92。
- 蔡盛琦。2007。〈從蘭記廣告看書局的經營(1922-1949)〉。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封德屏總編。臺北：文訊雜誌社，85-98。
- 蔡惠明。1992。〈關於李圓淨居士略述〉。《內明雜誌》249: 26-29。
- 鄭喜夫等編。1992。《日據時期臺灣碑文集成》。南投：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 盧嘉興。1976。〈臺灣的名園〉。《臺灣研究彙集》16: 25-32。
- 蘇正全。2007。〈蘭記編印之漢文讀本的出版與流通〉。收於《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封德屏總編。臺北：文訊雜誌社，149-66。
- Paul R. Katz 康豹。2014. *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Waltham,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